



莊子註疏

卷之三十四

二

庚桑楚

徐無鬼

服部文庫
イ17
2074
8



莊子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音義云川
人名篇

郭象注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備得老聃之道疏姓庚桑名楚老君之弟子

蓋隱者也役門人之稱古人事師供其驅使不憚難危

故紛復也而老君大聖弟子極多門人之中庚桑楚最

勝故稱以此居嶷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

備得也畫然知者去之其妾

之然仁者遠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

為臣妾庚桑子悉奔仁智以接事君子也楚既幽人寄

口義云復徒也謂人弟子也備得得也
役江云小學徒弟子也廣雅云一使也
嶷壘江作長之長或作嶷又作嶷同為罪及向於鬼又
昏然音獲
擊然水又作擊同音計及向云知也又昔結及提也
口義云擁腫也朴也
鞅掌猶支用也
謂司馬云晉醜自也

莊子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擁腫之與居

鞅掌

曰義云洒然異之者竟其滿酒有與於人也出計有餘者久而有益也

曰義云尸祝相稷只是敬祀之意四字輕重一般如此下語皆是其筆端鼓舞處南面者其所居向南

曰義云春秋之所以得而然者大為之也故曰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天道自然也此蓋自然無心之喻

曰義云尸居環堵之室而自託於得往者百姓為人皆不知其所行為何如故曰百姓猖狂不知所往也亦往也言與世相忘也相忘猶言世也也抑小器也必我淺而易見故入得以知之如契式言我修行無力為鬼神觀破是也

之為獲鞅掌自得疏擁腫鞅掌皆淳樸自得之貌也并弃仁智淡然歸實故淳素之士與其同居率

性之人供居三年嶷天穰嶷嶷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其馳使

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畏其弃知今吾日計之而不定素珍又恐社又向無風

歲計之而有餘夫與四時俱疏大穰豐也洒微驚類也

壘百姓僉其私道云庚桑子初來我微驚畏今我日計利益不足稱以歲計至功其有餘蓋賢聖之人與四時合度無近功故以日計不足有遠德故歲計有餘歲幾

三歲一閏天道小成故居三季而嶷嶷大穰也

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在而稷之乎疏庶慕也

近也尸主也庚桑大賢之士慕近聖人之德何不相與尊而為君主南面之事為立社稷建其宗廟祝祭依禮

豈不善邪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疏忽聞嶷立為南面之主既班無為之道故釋然

不悅門人未明斯趣是以恠而異之也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姓生正得秋而萬實成夫春

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夫春秋生成皆得自然之道故不為也

疏夫春生秋實陰陽之恒復長冬藏物之常事故春秋豈有心施萬實而天然之道已自得行焉故忘其生

有之德也實亦有作寶字者言一儀吾聞聖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往

謂之環堵所謂方丈室也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

如死尸之寂泊故言尸居

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

組豆八側呂及雀云一

食我於衆人間

其杓，郭音的又四云及

又音予樹末也王云斯由

已為人准的也

群龍無首

易乾卦用九之詩也

口義云不厭然於老聃之

言者恐負吾師之誨而

不条也

口義云鯢鱣魚小可以至

尋常之溝澮，狐雖小

可以主步，似之山此言地

無細大皆有所尊也

江云廣雅云制折也謂小

魚得曲折也王云制謂摺

之也鯢鱣專制於小濠也

江云孔安國云八尺曰鮪小

亦雅云四尺曰鮪

江云狐為一李云梓怪也

狐狸意為狡詐言多言有

有且之不失則大人有豐稜也王云野狐依之非效梓也律云蓋狐以小丘為善也梓善也

口義云先善言利言名

曰利則入也若殊之時

其於賢能亦然言人有

賢能之善則人必尊

敬之今畏墨之地雖

小而其敬賢之心三舌

同謂文字當聽從之

也亟車吞舟亦吞

也介猶也竭流竭也

此喻名目於世能害

其身也全其形生長

生人視者也藏身不

厭深取欲避世而無

名也

禡，徒浪又謂禡語

失水也律本依去

水陸居也

欲俎豆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不欲為竊竊

偶語也俎，切肉之凡豆盛脯之具皆札器也夫群龍無

首，先聖格言蒙德養，恬後賢軌轍，今細碎，百姓偶語乎

章，方欲札我為賢尊，我為主

便是物杓標，豈曰棲隱者乎

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聃云功成事遂而百姓皆謂我

自尔今畏墨及此故不釋然

疏老君云成功弗居長

而小幸楚既稟師訓

畏墨及此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体

故不釋然

而鯢鱣為之制步，似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藪狐

為之梓

弟子謂大人

疏八尺曰尋倍尋日常六尺曰步

必有豐稜也

疏七尺曰似鯢小魚而有脚此非

鯢大魚也制檀也夫尋常小瀆豈鯢鱣之所周旋而鯢

鱣小魚檀而為美步似丘陵非大獸之所藏隱而妖孽

之狐用之為吉祥故知巨獸

必隱深山大人應須厚稜也

且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

古堯舜以然而况夫畏墨之民乎夫子亦聽矣疏尊貴

擢授能者有善先用與其利稜堯舜聖人尚其如

是况畏墨百姓敢異前修夫子通人幸聽從也

庚桑

子曰小子來夫亟車之獸行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

患吞舟之魚禡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

鼈不厭深

去利遠

疏其獸極大口能含軍孤介離山則

質不水波湯失水蟻能害之故鳥獸高山魚鼈深

水豈好異哉蓋全身遠害魚鳥尚尔而况人乎

走全

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取而已矣

若嬰身於利

稜則粗而淺

口義云二字指堯舜也
以堯舜為特猶垣牆
之上將欲種草無此理
也謂引證失其宜也

江云柳作柳郭音徐側
異及數色主及炊昌垂
及向云理於小利也

口義云簡髮而櫛數米
而炊形容其屑吝心
之意奉賢則民必爭
以智為任則民愈詐
之

切為點又向音上拂符
弗又

口義云救物者言以上
救也民於利甚勤者
言為生甚苦也下播也
日中允穡即登為益也
千世之後必有人與人相
食者謂天下之患自
堯舜始也

江云南米殊殊目下
向音時音音紹俱及徐
直俱及又數俱及又外
田及漢晉古今人表作
南米時或作傳又作時
淮南作南米傳云穀時
歐李百金不休亦作時

漢靈帝時張角聚三千
六方皆著黃巾
口義云託業言受世也
及此言者欲及庚桑子
之所誨也

疏 眈遠也支稱道之入全形養生者故當遠迹
塵俗深就山泉若嬰於利棣則粗而淺也 且支二

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 二子謂堯舜也唐虞
堯舜

足稱 是其於弊也將矣鑿垣牆而殖蓬蒿也 將今後世
而殖穢 疏 將今後世妄行穿鑿而殖穢并別也物性之外別立
亂也 疏 堯舜之風以教迹令人倣效者猶如鑿垣牆種
植蓬蒿之草以爲蕃屏者也 簡髮而櫛數米而炊

格量米數炊以供養 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 混然之無所
利益蓋微為損更甚 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 混然之無所
疏 祖述堯舜私議竊竊 舉賢則民相軌 以待其師尚 任知則民

相盜 真不足而以知繼之則偽 疏 軌傷也夫舉賢則民相軌
矣偽以永生非盜如何 疏 知先善則爭為欺侮盜

詐百端趨覓路 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
開故更害也 口義云直試本又作試上同
子有執又臣有執君正書為盜日中允穡 復顧 疏 數物
舉賢任知等也此教浮薄不足令百姓浮厚也而蒼生
貪利之心其自殷勤利情怨念遂生篡弒謀危社稷正
晝為盜攻城穿 壁日中允穡也 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
未存乎千世之後乎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堯舜遺其迹飾為 疏 唐虞揖讓之風曾成篡逆之亂云
播其後以致斯弊 疏 之根本起自堯舜千歲之後其弊
不絕黃中赤眉 南榮越楚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
則是相非食也 直誅又二十六及
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 疏 姓南榮名越庚桑弟子
也越楚然驚鳥棟賴南榮既

口義云救物者言以上
救也民於利甚勤者
言為生甚苦也下播也
日中允穡即登為益也
千世之後必有人與人相
食者謂天下之患自
堯舜始也

口義云具人之形其心耳
目皆同故曰吾不知其真
也人人有此心而在者
不自得亦猶有真者
之無所見聞也

本休鶴同口各又又
古戶決又

口義云能開也我之形
人之形亦皆開明而無
前蔽而我乃為物欲所
間我欲以心求心愈不
可得故曰欲相求不能
相得我方心了不可得
而失子謂我勿使思慮
管之若於此龜也以求
聞道亦庶乎其能達
乎迷焉此言亦有脫
離也庚桑子更欲點
化之而未盡其言欲指
其往見老子故曰得盡
矣蓋註為謙言非果
許之明也奔蜂小蜂也
霍蠟豆中大蠹也越
雞小黃雞大亦大鳥
也小蜂不能化大鳥亦
雞不能覆天知此喻其
力量尚不能點化汝
也遂使之往見老子

聞斯義心生慕仰於是敬焉懼正容勤誠請
益云越年老精神暗昧憑託何學逮斯言
庚桑子曰全

汝形守其分也抱汝生無攬乎其生之外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

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疏不逐物境全形者也守其分內抱生者也既正分全生神

凝形逸故不復復知思慮營營徇生也三年南榮越曰

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

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

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目與耳耳與耳心與心其形相

可疆相夫盲聾者之士與凡常之人耳目無異而盲者法效也且不見色聾者不聞色風狂之人與不狂之者

形貌相似而狂人失性不能自得南榮舉三喻以况一

身不解至道之言與彼盲聾何別故內篇云非唯形体

亦有之也形之與形亦辟矣未看而物或問之邪欲

相求而不能相得兩形雖開而不能相得將有間也疏開也間別也

形孔竅俱開見與不見於物遂有間別而盲聾求於聞

今謂越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勉聞道

未達耳矣早聞形隔疏全形抱生已如前釋庚桑子曰

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蠶蠟越雞不能伏鵠如魯雞固

能矣疏奔蜂細腰士蜂也蠶豆也蠟者豆中大青虫越雞荆鷄也魯雞今之蜀雞也奔蜂細腰能化乘

庚桑子新編庚桑子

四

贏 音盈案方言小盛也
也音移之陳宋之間謂
之贏一音果

曰義云殊方使見而老子
以為與衆人借來正狀
或所謂汝胸中正闊也

音同又說縛又

曰義云忘若答因失吾問
者言其心茫然失所問答
也去其知而不知則人以
我為愚在朱學也朱愚
猶顯蒙也若有心乎用
智則又為我身之累此
意蓋謂無心既不可有
心又不可即執其所謂
德也也不得不德也
不得其言仁義處亦回三
言之患其疑即一也

虫為已子而不能化龍蠟越雞小不能伏鵠外蜀雞大
必能之也言我才劣不能化大所說辭情理盡於此也

雞之與雞其德非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

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疏夫雞有五

德頭戴冠札也足有距義也得食相呼仁也知時智也
見敵能距勇也而曾越雖異五德則同所以有能與不

能者才有大小也我類越雞才小不
能化子云何不南行往師以謁老君
南榮越贏糧七日

七夜至老子之所贏裹也擔也慕聖情殷晝夜老子

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疏自從也問云汝從

曰唯直敬應之聲也答曰如是老子曰子何與人借來之衆也狹三言而來故

疏借俱也老子聖人照機如鏡未忘仁義南榮越懼然

故刺以借來理狹三言故說之言衆也
顧其後疏懼然驚顛也未達老子之言忽聞老子曰子

不知吾所謂乎疏謂者言意也我言借來譏汝挾三言

南榮越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曰失吾問疏

倪低頭也自知暗昧不達聖言於是倪首羞慚仰天歎
息神魂恍惚情彩章惶豈直喪其形容亦乃失其答問

老子曰何謂也疏問其所言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

朱愚知乎反愁我軀疏朱愚猶專愚無知之貌也若使

運智人間更致危身之混沌塵俗則有愚痴之名若也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

在子推言

口義云若才也見汝有暇
已知汝為未知道今觀汝
言未敢故曰又言而信之
明規義云言負揭竿而
水諸海言我無於有共
乎而無及者也亡人者失
其本心之人也惘々冥然
不自得也欲又情性而無
由入言欲見自然之道
而不可得亦憐也

亡人 崔云喪七性情之
人也
諸海 向云以短小之物
欲測深大之域也

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

之所患也願曰楚而問之疏 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並是先王遺蘆非前

以全身遠害者也故不仁不義則傷物害人行義行仁

則非真背道未知若為鬼心免茲患害寄三言曰彘楚

以為媒願留 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自以得汝

聽於下問 吾昔觀汝形貌已得汝心今子

矣今汝又言而信之疏 吾昔觀汝形貌已得汝心今子

信 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

惘乎疏 規規細碎之謂也汝用心細碎懷茲三術猶如下

童雅小兒喪失父母也似擔揭竿木尋求大海

欲測深底其可得乎汝是亡真失道之人 汝欲反汝情

亦是弱喪逃亡之子茫昧何所皈依也

性而無由入可憐哉疏

榮越踐於聖迹溺於仁義縱欲還原及本復歸於實生真情瘡

疾以成無由可入大

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

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疏

既失所問情識茫然於是退就家中思惟旬日徵求

所好之道德除遣所惡之仁義未能

老子曰汝自酒濯

孰哉爵爵乎然而丈中寒津乎猶有惡也疏

飯家一旬遣除

五德滌盪穢累精熟以吾觀汝氣鬱鬱乎平

丈外獲者

雖復知功津業尚漏以此驗而惡猶未盡也

捷也

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內獲者不可縵而捉將外捷

捷也

耳目外也心術內也全形抱生莫若忘其心術遺其耳目若乃聲色護於外則心術塞於內欲惡護於內則耳

曰義云召其所好欲未其是也去其所欲欲留其止也自有好有惡其中自感故十日自愁

口義云若才也見汝有暇已知汝為未知道今觀汝言未敢故曰又言而信之明規義云言負揭竿而水諸海言我無於有共乎而無及者也亡人者失其本心之人也惘々冥然不自得也欲又情性而無由入言欲見自然之道而不可得亦憐也

所有之道德且不能自
持守况欲行道乎故道
而行言值自然之理而行
之也能循日然而行此至
人之度也

口義云病有方病有間

之能自言其病之狀則
是其病猶未甚也病至
於甚則不能言矣我今
欲闡大道而不自知其
病之處言蔽惑之云屢我
愈見惑亂故曰猶欲識或
病而今皆不取諸教言

然病大知字無嘉李作有

衛李云防備其法令
合道也

口義云抱一者全其純一
也勿失者得於天者無
所喪失也無上無下而知
內者至誠之道可以前知
也能止能定也能已即執
也所謂大休歇也舍諸人
而求己不務外而務內也
殆然無所累之良儼然無
所知之良能見乎乎未失
赤子之心也嗚呼也
音集本依韻云頌也
音集本依韻云頌也
音集本依韻云頌也
音集本依韻云頌也
音集本依韻云頌也
音集本依韻云頌也
音集本依韻云頌也
音集本依韻云頌也
音集本依韻云頌也
音集本依韻云頌也

目喪於外固必無得疏獲者較不縛之名捷者閉塞之目

無失而後為通也疏繁急也謬者殷勤也言人外用

耳目而為聲色也所獲者則心神閉塞於內也若內用

心智而為欲惡所牽者則耳目閉塞於外也此內外相

惑必然之符假令用心禁制急手持持殷勤綢繆亦無

再得也夫唯精神定於內耳目靜於外方合旋生之道

外內獲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疏偏獲由不

俱獲乎將耳目眩惑於外而心術流蕩於疏偏執滯邊

內雖繁手以執之綢繆以持之弗能止也疏已乖生分

况內外獲弱為惑更深縱有懷道抱德之士尚不

能扶持况放散玄道專行此惑欲希禁止可得乎南榮

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

猶未病也疏問里有病鄰里問之病人能自說其病狀

者此人雖病猶未困重而可奈也亦猶南

榮雖患能自陳

過狀庶可教也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疏

夫藥以療疾疾瘳而藥消教以機悟機悟而教息苟其

本不病藥復不消教資不志機又不悟不謂飲藥以加

其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疏經常也已止也文聖教

衛請全生心之所存止在於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

此如蒙指誨輒奉為常

乎不離其性疏守真不能勿失乎還自疏自得其能

無下筌而知吉凶乎當則吉過則疏履道則言病物

豈用能止乎止於疏不遂能已乎無追疏已過能含諸

人而求諸已乎全我而疏諸於也捨棄效彼之能備然

不效彼疏心追末已身之道

能備然

能備然

而無界之謂三倉云云
負能同字林云六也
嗑音益崔云喉 司馬云咽
也李音危謂噎也一本
作而不噎字如李音有
不字

嘔於邁又本又作嘔音
五禮又向音動音崔音
也廣雅云振也

口舌云嗑喉也噎音訖也
赤子嗑而舌不亂無容
心而不傷其和也視屈不
可伸也人之手久握而不
伸則伸時必有室礙小兒
則不然者其自然之性
今如此共同也德性也目
視而不瞶魚視而無所視
也未知外物也知有外物
則為偏矣曠與驟同行不
知前之君不知所為即言
無心也委蛇隨順也或行
或居或而與物隨順或流
也同波即與物隨往之意
如此則可以為衛生之常
效日是衛生之經也

口表云越問衛生之經亦
其次者也及問老子之
言如此之妙故有不工人之
德之問此問自是而老
子又曰非也蓋恐其徒者
於此又感其旧時欲其
謂五矣非真是也水解凍
衆而脫酒自悟之意相與
交食於地與人同也交食
天自同乎天也交食也同
也相與相融也為性為異
也不為言無量度之心也
不為言無量事也迹也又
曰是衛生之經已上言又
至人者此曰衛生則所言
衛生之道即至人夏在以
此而觀則前二而非也西子
介胡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此又曰然則至至乎意
謂此道而至矣
相與於當友又音與交
云猶實也

無得 疏 往來無 能侗然乎 無節 疏 順物無 能見子乎
迹也 疏 係止 能侗然乎 礙也 疏 心也 能見子乎

疏 同於赤 兒子終日嗥而嗑不嘔和之至也 任聲之自
子也 出不由於

喜 疏 嗑喉塞也嘔聲破也任氣出聲心無喜怒 終日握
怒 疏 故終日嘔嘔不破不塞淳和之守遂至於斯 終日握

而手不視共其德也 任手之自握 疏 規拘奇勞倦者為
非獨得也 疏 規拘奇勞倦者為

至德 終日視而目不瞶偏不在外也 任目之自見 疏 瞶
同也 非係於色也 疏 瞶

也任眼之視云不動 行不知所之 任足之自 疏 之往也
目不偏滯於外塵也 行無所趣 疏 之若

繫之舟故雖行 居不知所為 縱任而 疏 恬淡無為 與物
而無所的詣也 自任也 疏 寂寞之至 與物

委蛇 斯順 疏 接物無心 而同其波 物波 疏 和光混也
之也 疏 委曲隨順 亦波 疏 同其波流是

衛生之經已疏 惣指已前 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德已
結成義也

乎 若能自改而用此言 疏 如前所說衛生之徑依而行
便欲自謂至人之德 疏 之合於玄道至人之德止此

可 曰非也是乃所謂永解凍釋者能乎 能乎明 疏 南榮
非自介 疏 拘束

仁義其日固久 今聞聖教方解衛生譬彼冬水逢茲春
月執滯之心於斯寂散此目學致悟非率自然能乎明

非真也此則孝子 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
益越之辭也

天 自無其心 疏 夫至人無情隨物與感故能同蒼
皆與物共 疏 生之食地共群品而樂天交共也 不以

人物利害相櫻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
疏 櫻擾亂也支至人虛心順世與物同波故能安怪異

與群生絕謀謨於黎首既不以事為事何利害之能

曰義云老子又曰未也既曰未也則當別有謂謂知又極起前頭能見子乎之謂則所謂未也亦非其語禍福無有者言超出禍福之外也人必有世情之患言也我既超出禍福之外則去世遠矣又何有世間之患言乎曰非也曰未也蓋不欲于蓋言使自恒也釋宗多用此一解

曰義云自此以下莊子之言至理也字胸中也泰然而定則天光發見即試而明也故曰字泰定者發乎天光天光既發則人自見其為人而已自同於天矣人有修者修真之人也修真之人至於天光既發則有恒矣恒久也便是至誠終久也至誠而至於終久則天亦助之天亦助之會止也故也天民天人也言非常人也天子者天愛之如子也

擾也脩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疏重舉前文結成其義

曰然則是至乎謂已便可得此言至邪疏謂聞此言可以造極南榮不敏重問老子曰

未也吾固告汝自能見子乎非以此言為不至也但能聞而學者非自至耳苟不自至則雖聞至言適可以為經胡可疏未云能者將歡

得至哉故學者不至至者不學也疏之辭也此言雖至猶是筌蹄既曰告汝則曰東學然學者不至至者不學在筌異魚故曰未也此是老子重益南榮兒子

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

疏愚冲凝淡寂寞無情同槁木而不榮類死灰而忘照身心既其及遣何行之可知乎衛生之要也若

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禍福生於

失得人災由於愛惡今槁木死灰無情之至則愛惡失得無自而來疏夫禍福生乎得

惡今既形同槁木心若死灰得喪兩忘德宇泰定者

惡及遣尚無其味之責何人災之有乎德宇泰定者

發乎天光夫德宇泰然而定則其疏夫身者神之舍故

器宇也且德宇安夫而靜定者發乎天光者

其發心照物由乎自然之智光發乎天光者

人見其人天光自發則人見其人物見其物皆各自自見而不見彼所以泰然而

定疏凡庸之人不能測聖但見群人有修者

也疏於衆庶不知天光假照也人有修者

乃今有恒人而修人則自疏恒常也理雖絕學道亦資得矣所以常泰疏承故有真修之人能會幾

常之道也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常泰故能及居我疏休常

曰義云多行辨自有逆者
也則不能字所不能行所
不能辨自然者也人之所
性其功不能知而止則
為所造之極故曰至矣天
鈞即造化也有不即是者
不即是也即就也不即是
反是也反是則失造化自
然之理矣夫也備物者
借万物之理也万物備於
我也將形者順其生之自
然也不虞不計度不思慮
也返藏於不思慮之地
而其心之亦物隨時聖
即他家所謂無所不在生
其心也存其心也存於中
者敬則心於外者無不
通即敬以直內義以
外也達通也彼在外者
也

相中成之德故曰皆天
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
成靈其心也不納於靈
其靈物不入其心也外物
不入其心所以不滑其成
也者持者言有所主也不
知其所持者言有所主而
不知其所主大而化也不
可持者言有所持守則未
化矣此一句三持字最說
將精微不可言者首過
曰義云此數句又說不善
之人未能成已而有所作
為妄發也妄發則每言皆
不當業已入於其間矣知
之而不能自舍此聖道作
非者也

動以言會為蒼生之所舍止
皇天之所福助不亦宜也
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
所助謂之天子
君后處則逆人皆以
臨道休常故致者也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
所不能行也辨者辨其所不能辨也
非 疏 丈為於分內者雖為也不為故雖學不學雖行不
辨 疏 行雖辨不辨豈復為於分外學所不能邪
知止乎其不能知至矣
所不能者不疆知
之此臨學之至妙
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理終 疏 若有心分外即不以分內為
不能 疏 是者斯敗自然之性者也
備物以將形
自備

而順其 疏 將順也夫造化共鑪物皆
成形 疏 備足但順成形於理問學
生耳非虞而出之 疏 夫至人無情物感斯應苞藏聖知
虞者意度之謂 疏 遇物生心終不預謀為虞度者也
敬中以達彼 疏 理自達彼耳非
疑寂境 疏 中內智也彼外境也敬
印虛通 疏 重神智不敢輕染智既
而致惡者 疏 若文王之拘 姜里孔子之困 匠人智非不
乃是人 疏 明也人非不聖也而遭斯萬惡窮否者蓋
由天時運命耳 疏 安之若命故
豈人之所為哉 疏 滑亂也體
時達命縱遭萬惡不
足以亂大成之心 疏 道會真安
不可內於靈臺 疏 靈其至者心也清惕
疏 內入也靈其心也效体空
靜故世物不能入其室也 疏 靈其至者有特
動於物耳其

口說之更換也取過而作
非自有所更改轉見差錯
故曰每更爲大業不訓更
今人口業已成行業已知
此便具此業字如此之人
所爲既不善矣非有人誅
則有鬼責言誦明之則有
不可得而逃者人能知誦
明之可畏則能謹慎矣故
曰明乎人明乎鬼然後
獨行此即莫見乎隱其
顯乎微是以君子慎其
始也獨行即慎始也此
數語入之吾身亦得

口義云券內者所求義
之分內也即孟子所謂求
則得之求在內者也無者
者人無得而名也券外未
在外者也務外之心志之
所期不過爲費用之資
再言求以自利也唯庸者
尤充實而有禮尤也庸庸
也尤常任也舍已而求外
志在得利尚賈者之用心
也故曰唯賈人也豈高而
自立之自人見其父或富
或貴有過於人則以爲恥
然而可尊而不知其尊物
欲相爲然於至於朋友
而後已是其一身皆欲入
於物欲之內矣故曰與物
窮而入焉其言也逐於物
苟且以求得自至於喪身
而不悔者故曰與物且者
其身之不能容身且不
能容於人何有以是下

實非疏推責能持之心竟而不知其所持若知其所持則持之

不可持者也持則疏若有心執持失之不見其誠已而

發此矣每發而不當發而不由已疏以前顯得道之士

舍事不居疏業事也世事櫻擾每入心每更爲失發由

乃爲疏每妄發心緣起前境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

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疏夫人

頭乃曰殊塗至推誠履信道理無隔若班彼分失斯真

必招報應雖惡相感所以遭誅則杜伯彭生之類是也

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幽顯無愧於心疏幽顯

分明無譴不犯於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分也文遊於分

物故獨行不懼也券外者志乎期費券外者志乎期費

疏券分也無名道也履道也而爲於分內雖行而無名迹也

無益期欲損疏期卒也立志矜矯游心分已以爲物也

唯庸者光本有斯光疏庸用也游心無名之道者志乎

期費者唯賈人也雖已取無猶借疏志求之分外要期

者意唯名利猶入見其政猶之魁然其政矣而猶自以

爲疏企危也魁安也銳憤貪取分外企求他與物窮者

安人見其危乎猶自以爲安穩愚之至也

題名 辨圖 卷一 示定也 然謂衆人已見其分內外而猶自安可羨鬼之甚也

能容人之心及其其者
則親戚骨肉皆疎棄
矣故曰不能容人者無
無親人而無親則人道
絕矣故曰無親者盡人
盡絕也者此教句甚
如何不理會世法

惰于志十次又廣雅云
痛也元嘉本著

口義云志者心有節者也
心有所著者已自傷人之
自害莫憚於此志尤甚
於兵之鏖鏖故曰兵莫憚
于志鏖鏖為下陰陽之
氣官已傷人猶忍也然
此心若平和則陰陽官已
為害故曰非陰陽賊之心
則使之即所謂其熱焦火
其寒凝冰是也此兩極
佳在心學工夫此語最
切

口義云成毀二分而為
二以道觀之而已矣故
曰道通其分也

口義云人心既分彼我則
於其私也必求備故曰其
分也以備凡有自疑於無
而私於求備者但求其有
知通者惡之故曰所惡乎
備者其有以備也

口義云志於外者已及於
內則為德為德則能神
能天逐乎外而不知及則
論於鬼趣矣故曰出而不
反見其鬼狀曰鬼宿種
活計即此是也無是無非
則此心常生執是非而不
化則此心為死出而得是
言復於外而得自是之見
者也存物曰近死之心不
可復陽即此意也

物入焉

窮謂舍止之謂也物我冥符而窮理盡
與物終始疏性者故為外物之所取之也

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

且謂券外而跋者跋者
不立焉能自容不能自

容焉能容人人疏聊與人涉苟且於浮華貪利求名身
不獲容則去也疏恒矜止心靈躁竟不能自容何能容

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身且不能容則雖已
非已况能有親乎故

盡是疏補狹不容則無親愛既無親愛則盡是他人並
他人疏忤既多離敵非以欲求安泰其可得乎

兵莫憚于志鏖鏖為下

志之所趨燄火凝水
故其為兵甚於劍戟也
疏兵戈

之徒鏖鏖良劍也支潛毒傷害莫甚乎心志所緣不
疾而速故其為損害甚於鏖鏖以此校量劍戟為下
冠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疏

冠敵也域心得
喪喜怒戰於胸

中其寒凝冰其熱燄火此陰陽之冠也夫劫
敵巨冠猶可逃之而兵起內心如何避耶

非陰陽賊
此非陰

之心則使之也

心使氣則陰陽微結於五藏
而所在皆陰陽也故不可逃
疏此非陰

害於人人但由心有
躁竟故使之然也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

成毀無
常而道

皆疏夫物之受氣各有崖限妍醜善惡稟分數
通成而此謂之成彼謂之毀道以通之無不備
所惡乎

分者其分也來以備

不守其分而未備
疏夫榮辱壽夭
稟自天然素

分之中又已備足分外馳者而來備
焉將心是非之境惡其所受之分也
所以惡乎備者其

有以備

本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惡
疏造物已備而
嫌惡之豈知

自然先

故出不及見其鬼

不守其分內
疏夫出惡感
妄逆是非

且云云實者天地之間實
理也無心則虛虛則實
若以私心滅之而以有者
為實則其人與鬼同矣
謂得死若情識外馳以
為得者是日得死耳非
理也

江云滅而一也大廣
雅云滅殄也也實塞
診靈純朴之道而外馳
薄之境復行尸於世
與鬼何別故也

曰我云鬼趣論皆皆私心
滅理貪著諸有而
知真空實有者也人能
於有形之中而視之似
無形則見理定矣象似
也似氏但可空諸所有不
可實諸所無便是云此意
出生也万物之所由好也未
造之無本而不可知故曰無
本入死也万物之所由終
也

也知其所終而不可見其
所入之故曰無窮理
魚有而無方師之可求故
曰無乎也自有長而以下解上三句也理在今古上方年如是故曰有長然而不見其始終故曰無乎本則本始也則末也終也
老子曰道而不可動而愈出也者不窮而不可屈其數也道乃始也

也自然也因言出入故
下門字

之境而不能反本還原者
動之死地故見其鬼也
出而得是謂得死
得乃得生

疏 其出心逐物遂其欲情而有所
滅而有實鬼之一也

已滅其性矣雖有
疏 迷滅本性謂身實有生
斯生何異於鬼
疏 死不殊故與鬼為一也
以有形者

象無形者而定矣
雖有斯形苟能曠然無
疏 象似也雖
懷則生全而形定也
疏 有斯形似

如無者即形非有故也曠然
出無本
非有本
入無窮

忘我故心靈和光而恒定也
非有根
疏 根原自有還無無乃無窮也
有實而無

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則
觀末也亦原也本亦作標字
今隨字讀之言從無出有實

有此身推索自由竟無處所自古
有所出而無窮者有

至今甚為長遠尋古今竟無本末

實 言出者自有實耳其所
疏 有所出而無窮者以充
出無根竅以出之
觀之謂其有實其實不有

也 有實而無乎處者字也
字者有四方上下而
疏 字者
四方上下未有竅處
四方

上下也萬物之生謂其有實尋責字
中竟無來處字既非矣處宜有邪
有長而無本則者

宙也 宙者有古今之長
疏 宙者往古來今也時節除長謂之
而古今之長無極
疏 今古推求代叙竟無本末宙既無矣

本豈
有邪 有生者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出而無實其形
死生出入皆
所由故無
疏 出入由生也謂其出入生死故有出入
所見其形
疏 之名推窮性理竟死出入處所之形而可

見 是謂天門
天門者萬物之都名也謂
疏 天者自然之
之天門猶云眾妙之門也
疏 謂也自然者

以無所由為義言尋責萬有皆無所
從莫測所以自然為造物之門戶也
天門者無有也萬

口義云有不生於有聖
於無故自有不能以有
為有

口義云必出於無有而
無有者又一無有也故曰
無有一無有者物曰有
無也者言未始有無也
者即是此意藏者退
於無有故曰藏乎是

物出乎無有

死生出入皆自然自尔未有為之者也然
有聚散隱顯故有出入之名徒有名耳竟
無出入門其安在乎故以無
為門以無為門則無門也
疏 夫天然之理造化門徒
切萬物從此門生故郭注云以
無為門以無為門則無門也
有不能以有為有 夫有
生以何為生乎故必自
耳有豈有之所能有乎 疏 有既有矣焉得有有之未
有必出乎無有 此所以明有之不能為有而自有耳非
也 謂無能為有也若無能為有有何謂無乎
疏 夫已生未生二俱無有此有之出乎有
非謂此無能生有無若生有何謂無乎 而無有一無
有 一無有則遂無矣無者 疏 不問百非四句一切
有遂無則有自歛生明矣 疏 皆無故謂一無有 聖人
藏乎是 任其自生 疏 玄德聖人真真契理
而不生生 疏 玄德聖人真真契理
藏神隱智其在茲乎 古之人其知

有能至矣疏

玄古聖人得道之士 思乎至疏 問至而由
知與境合故稱為至 有能至矣疏 此顯至之體狀也知
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疏 既造極觀萬境空寂
能用諸有法未曾有物者也可謂精微
至極窮理盡性虛妙之甚不復可加矣 其次以為有物矣疏 其
以下未達真空而諸 將以生為喪也 喪其散而
萬境用為有物也 以死為反
也 還 疏 喪失也流俗之人以生為得死為喪今欲
液也 疏 反於迷情故以生為喪以其無也以死為反
為反於空寂雖未盡 是以分已 雖欲均之 疏 雖齊死生
於至妙猶齊於死生 是已分也 疏 猶見死生
之異故從非有 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
而起分別也

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

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
自非生而守也

物之始死生終始無分其次則有死生之名矣乘旅寓也齊言暫喪而不知似以生為喪即屬形字
由之意以死為言及言假
真也以生為言以死為
條終有生之之分便是
有物故曰是以分也上
至者無物太極之初也
次者有物陰陽既分
也又其次者曰有生有
生則有我矣矣知有生
猶以死生有無為是
知其分而又知其不分
者也

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

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
自非生而守也

口義云三者雖有次第而皆未離於道譬如公族分而為三姓則同也

身也非一江云一說云昭景甲三者皆楚同也

著載謂著冠世夕外楚朝為衆人所戴仰也著

封者謂世夕封邑而著久也昭景甲三姓金異論

本則同也惟云昭景三姓楚之節顯戴首甲姓顯封非

一姓同出公族喻死生同也此兩說與註不同即出之

耳

口義云昭氏景氏以有職任而著也甲氏以有封邑

而著也戴任也任職也昭景甲非一氏而皆楚同

之公族也上言三者金異同乎公族却於四也字之

下以非一也結之結上準

而昭之林此皆文字從

口義云昭氏景氏以有職任而著也甲氏以有封邑而著也戴任也任職也昭景甲非一氏而皆楚同之公族也上言三者金異同乎公族却於四也字之下以非一也結之結上準而昭之林此皆文字從

者吾與之為友疏

其次以下心知緜聞而始末無有從無有生俄頃之間此生彼滅故用無為其頭以生為形體以死為其尾誰能知有無生死之不二而以此修守者莊生狎而交明斯人猶難得也

是三者雖異公族也

或有而無之或有而一之或分而不盡俱能無是非於胸中故謂之公族

此三異猶如楚家於三姓之上分為二族也

非一也

此四者雖公族然已非一也昭屈景楚之公族則向之三著已復差之

問大夫掌三族三姓既斯是也此中文畧故直言昭景王孫公子長大加冠故著衣而戴冕也各有品秩咸蒞職官曰官賜姓故甲第氏族也功績既著封之茅土枝派分派故非一也猶如一道之中分為有無生死種類

不同名實各有異

有星黠也

直聚疏黠疵也夫有此形故引其族以譬也

披然曰移是

既披然而有分則各是其非所貴者也

疏披分散也

夫道無彼我而物有是非是非不定故分散移從而非常也其移是之狀列在下文

移是非前言也

前是之移已着疏理形是非故試言耳於言前矣也

雖然不可知者也

不言其移則其移疏雖復是非不可知故試言也

言無以知是非故試言是非遺於是

非名不寄言則不知是非之無是非也

臘者之有臘膠散而不可散也

物各疏臘者太祭也臘牛百業也膠備也亦言是

藏並皆陳設祭事既訖方復散之則以散為是若其祭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不同謂之寢謂之廢謂之偃則同乎一室謂之室則又有寢廢偃之異名亦猶移是之不可定也此兩句即移是之前也季皆也以臘祭三室而相則其所為是者皆移易而不可定之是也故言為是季移是

曰義云上面既結一清又提起移是字再說是以生為不言既有是字則以生者為本以其所知之智為師因此而後以是非相乘孰為名乎孰為實乎故曰果有名實曰果有者言其非必有也實也也因吾一已之師以此為本而欲人皆聽已之師度故曰曰以為已實使人以為已節

常觀室者周於寢廢又適其偃焉

偃謂屏廁也參事屏廁疏既竟齊言與飲

施設餘昨屋室之中觀首周旋於寢廢之內飲食既久應須便躡故往園囿而泄尿也飲食則以寢廢為是便尿則以園囿為是是非無常竟何定乎臘者明聚無為是舉移是相觀室頭處所不定俱無是非也當其偃溲則寢廢之是移於屏廁矣故是非之移一彼一此誰能常之故至人目而乘之則均耳請掌

言移是是以生為本

物之變化無時非生

疏夫能忘生死者則無

是無非者也祇為滯生所以執是也必能遣生是將安寄故知移是生為本以知為師所知

而各師可以乘是非乘是非者疏曰其師知之心心乘其知可以乘是非無是非也疏是非之用豈知師知者顛倒是非果有名實物之名實疏夫物云云悉皆虛者無是非乎果各自有疏幻幻狗萬像

償節 常亮又廣雅云報也案謂報身以成各節成而身死故曰以償節也

口義云惟其因此自其非之爭也死償之而亦其心至故曰因以死償節下節字因上節字而生也唯其如此故於用舍處窮通之際有智愚榮辱之分今世之人皆移是者也故曰移是今之人也徹通也蠅與鴟鳩皆同說大鵬亦猶移是之人不知至通之士而非笑之其見識與蠅鳩同矣蠅與鴟同人又與蠅鳩同故曰同於同也此波舞之文

口義云此數行又別一項說詰與市人行而踴躍其足則必以放傲自責所辭謝之恐其怒也若凡踴躍之足則雖謂之而已必無所辭謝蓋其情親不待謝也

曰義云此數行又別一項說詰與市人行而踴躍其足則必以放傲自責所辭謝之恐其怒也若凡踴躍之足則雖謂之而已必無所辭謝蓋其情親不待謝也

何施倒置之徒謂

曰以己為質

質主也物各謂己是疏

未定有此名實也曰以己為質足以為是非之主也質主也妄執名實遂用己為名實之主而竟是非也使人為己節人皆謂己疏節者至操也既迷名實又滯是非遂使無識之人堅執虛名以為節操也

非直疏守是非以成志操懸乎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脫也疏不投期死報執之也

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

不能隨所疏以炫耀為知遇而安也疏晦迹為遇通

徹為榮名窮塞為耻辱若然者豈能一窮通榮辱也移是今之人也

之疏夫固執名實移滯是非澆季浮偽今有疏世之人也豈上古淳和質樸之士乎是蠅與鴟鳩

同於同也同共是疏蠅鴟二虫以蓬蒿為是二虫同是其所同疏不為通見移是之人斯以類也蠅

驚五報之庸雅云委也
踰女及友司馬云踰也
媼於尚友注同
謂六况甫友

且義云大親父母也若友
母而踰其子之足則併与
媼亦無之矣情親之
至自相孚也至礼有不
人謂礼之至者無人已
之分忘其指墜也

且義云至義不物謂義
之至者不待物之而度
其宜也
至智不謀無交於謀
度也

至仁無親者言不見其
相愛之跡也
至信辟金者言未待以
金宝為質也辟音除也
踰足之喻為下面礼義
智仁信五者說也

且義云徹手撥解也
顯華顯也嚴威嚴也
縲古侯及亦音縲
勃不文作悖同姊妹
反

且義云勃志言六者能悖
乱其志也動爭動也理
辨理也諷心者言六者
能細縲牽擊其心也
且義云縲者情勝則累
其自得之真也
知心智也能才德也
塞道障道也
盈滿也去此勃志
諷心累德塞道四者
六害則胸中不為之滿亂
此教人下士支也

同於鳩鳩同於媼
踰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驚
故曰同於同平
踰踰也履也履踏市廛之人不相識者之節脚則謝
云已傲慢放縱錯雜誤而然非故為者也

凡則以媼
言媼謂之疏
謂者兄弟之足則媼
無所辭謝
謂而憐之不以言愧
大親則已

矣
明怒疏若父踰子足則敏然而已不復
素足疏辭費故知言辭往來者為不實
故曰至礼有
不欠
不欠者視人若已視人若已則
不相辭謝斯乃礼之至也
疏自彼兩志視人
若已不欠人者
已外何辭謝之
各得其宜則
疏物我双遣妙
有乎斯至礼也
至義不物
物皆我也
得其宜不却

我外有物何哉
至知不謀
謀而後知
疏率物而照非謀
非之有斯至義
非自然知
疏謨而知斯至智
也
至仁無親
譬之五歲未曾相
疏方之手足更相御用
親而仁已至也
疏無心相為而相濟之

功成矣豈有親
愛於其間哉
至信辟金
金玉者小信之質
疏辟除也
取至信則除矣
疏金玉者

信之質耳至信
則奔除之矣
徹志之勃解心之縲去德之累達道之
塞疏
徹毀也勃乱也縲繫縛也
貴富顯嚴各利六者勃
此累標各下具顯釋也

志也疏
榮貴富瞻高顯尊嚴聲名利
容動色理氣意六
者縲心也疏
容貌變動羞色辭理氣調情意六者縲
繫縛心靈者也本亦有謬字者解心之謬

也
惡欲喜怒哀條六者累德也疏
憎惡愛欲欣喜怒
悲哀歡条六者德家
之患
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疏
去捨從就貪取施
與知慮伎能六者
累也

蔽真此四六者不盈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
道也
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疏
與知慮伎能六者
累也

口義云欽持守而恭敬也

口義云生德之發見者也
發見則有光華矣

口義云性右我者也質率
然也性之動而後有為者
為而流於人偽則為性
之失接志也謀謀也志
接而至於有謀慮皆性
中之知也此處字義手
語蓋不同以莊子讀莊
子可也不可自拘泥與
兒之視而無所視曰視知
者以其所不知而為知亦
猶嬰兒之視也此即智
者行其所無意之意凡
所動用皆以不得已為之
則謂之德即忘我也於
忘我之中而又無非此即
形中之不形不形中之形也

口義云治日德曰治日不得
已曰無非我名金相受而
其實未嘗不上煩相此
又是一般說語

口義云微妙也射之中至
於微妙故曰中微習之
不能使人無言已亦猶
聖人不能逃天下之名
也工乎天者盡天道也
口義云復乎人能自晦於
人也復音良善也能也
全人者全德之人也聖賢
獸百物之類名也物物
與微皆有得諸天者如
能走能走能啼能齒
能躍皆能遂其天性

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虛動也

疏 四六之病不動盪於胸
中則心神平正正則安

靜靜則照明明則虛通通則
恬淡無為為應物而無不窮也

道者德之欽也疏 道是所
修之法

德是臨人之法
故欽仰於道

生者德之光也疏

天地之大德曰生故
生化萬物者盛德之

光華 性者生之質疏

質本也自然之性
者是稟生之本也

性之動謂之為

以性自動故稱為耳疏 率性而動分內而為
此乃真為非有為也 疏 為而無為非有為

為偽謂

之失疏 感物而動性之欲偽動情
分外有為謂之喪道也

知者之所不知猶視

也 夫目之能視非知視而視也 不知視而視不知疏 視
也 知而知耳所以為自然若知而後為則知偽也 疏 視
也 夫目之能視也不知所以視而視視而有明闇心之
能知也不知所以知而知而知有淺深而目不能視而

心不可疆視心不能知不可疆知
疆知者若有分限故猶如視也 動以不得已之謂德
若得已而動則為疏 夫迫而後動和而不嘗不得
疆動者耳故失也 疏 已而用之可謂盛德也 動無
非我之謂治 動而做 疏 率性而動不捨我效物 名相反
彼則亂 疏 合於正理故不乱也

而實相順也 有彼我之名故反 疏 有彼我是非之名故
各得其實則順也 疏 相反無彼我是非之
實故實 拜 幸 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 善中則
相順也 拜 幸 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 善中則

兵理 疏 拜 幸 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 善中則
常俱 疏 工中前物盡射家之微妙既有斯伎
則擅斯名使已無 聖人工於天而拙乎人
令譽不可得也 前起譬此合喻也聖人妙製
任其自然天也 疏 自然功侔造化使群品日用
有心為之人也

有自然功侔造化使群品日用

有自然功侔造化使群品日用

有自然功侔造化使群品日用

有自然功侔造化使群品日用

有自然功侔造化使群品日用

有自然功侔造化使群品日用

有自然功侔造化使群品日用

有自然功侔造化使群品日用

故曰能與能天謂之全人則不以天自名矣有天之名則有人之名故曰全人而天惡者不系有其名也在人而百天人之分吾已惡之而况我自分別人乎故曰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唯其能唯能能天此八字極妙

口義不罪之射見其得雀亦長之猿見其由基抱樹而啼即此意也以天下為籠則雀鳥在籠之中不得射之矣主意不狂得只引生下句而已此意蓋謂人有前好惡則必為好惡所迷伊尹百里奚亦因其所好而為人所籠耳我若無所好則超出于万物之外誰得而籠之

有莘氏之女伊尹此女來也故勝臣云也勝臣江云伊尹好厨故湯用庖人也江云教義又音池又手義又本亦作移司馬云畫飾容之且無足故不復愛之一云移離也崔云移畫不拘法度也字管管字ハミテハソロク言ハ字モフル意也口義云介者兀者也書華飾之服也移捨去之也其足既兀華飾何足為蓋其心於毀者亦外之矣故曰非幸也非毀也足自廢城且春之人也彼為罪人不愛其身故登高而不懼此心無所愛則無所著之喻

不知不顯其迹此誠難也故上文云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幸乎天而後乎人者唯

全人能之工於天即後於人矣謂之疏後善也全人神全人全人則聖人也人也夫巧合天

然善能晦迹澤及萬世而日用不知者唯蟲能虫唯蟲

其神人之謂乎神人無功故能之耳能天能還守虫疏鳥飛獸走能虫也蛛網蟻丸能天也

全人惡天惡人之天疏夫全德之人神功不測豈嫌已之素分而惡人之所稟哉蓋不

然而已也而况吾天乎人乎斯而謂工乎天疏人乎

不見入天之異都任之也前自遺天人美惡猶有天人此句混一天人不見天人之異也吾者論主假自稱也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威以取物疏假有二雀羿善物必逃之疏射射必得之此

以威猛猛非由德惠故所獲者少以天下為之籠則雀

無所逃天下之物各有所好所疏大道蕩蕩無不制圍

無逃處是知以威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

羊之皮籠百里奚疏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能調鼎負五鼎以于湯湯知其賢也又順其性

故以庖厨而籠之百里奚送狄狄人愛羊皮秦穆公以

五色羊皮而贈之又云百里奚好著五色羊皮裘疏曰

五穀大夫而湯聖穆賢俱能好士故得此是故非以其

二人用為良佐皆順其本性所以籠之順其所好則天下無難

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疏逆其本性而牢籠得者

未之介者移畫界非譽也畫所以飾容貌也別者之貌既以虧殘則不復以好

夫復人音服律又

謂人音習

不愧其愧及廣雅云遺也

江又云人復者溫復多謂也

夫復人音習者復小事皆所至惜今溫

復人之所習既得之矣而不還設以饋遺之此

至極不獲人之所惜者也無復相為之情故曰忘人

人也言此道在已不是實亦且知為已而無

為入之心則志人矣志人則在我者絕矣故

曰夫入謂與百同徐無免篇有曰我必費之復故

意

曰義云敬我亦不以為喜侮我亦不以為怒即所謂

李世非之而不加溫也天

和與之為一也怒金出而

不怒則其怒者本自不怒而

出自然之怒非有心之怒也

以此一句喻下一句至人出而

有為於世無所容息魚為亦無

也是其所以為者本自無為而

出是

神不全於凡有為而欲得其

意則必緣順不得已而後赴之

意不得已者無心之應也應度而

無心則為聖人之道故曰不得已之類

聖人之道

此篇文字何異於內篇或曰外篇

文粗內篇文精矣

醜在懷故撝介別也撝去也畫裝也裝嚴服飾本為

而奔之也容儀殘削之人形貌殘損至於非譽榮

辱無復在懷晉廢裝高而不懼遺死生也

故撝而奔之足自靡徒彼之之人也千金之子曰貴其身僕隸

之人不重其命既不矜惜故登高而不怖懼也夫復謂

不醜而忘入不識入之所惜

已效人遂奔忘於愧謝斯忘於人道也暨之志人曰以

手足方諸服具更相御用豈謝賴於其間哉忘人曰以

為天人矣無入之情則

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彼形

靡而猶同乎天和同乎天和忘於逆順故恭敬

况天和之自然乎疏

是無不能生有有不疏

能為生之意也疏

本無為怒本不怒能体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

斯趣故侮之而不怒也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

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道

則神功至緣於不得已則所為皆當故聖疏

人以斯為道求無為於恍惚之外哉疏

必須調乎志氣神功變化莫先委順心靈和混有為之

中而欲當於理者又須順於不得已不得止不得正者感而後

應分內之事也如斯之例至人所以用為正道也

莊子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莊子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音義云以

人名篇

郭象注

徐無鬼 緡山人魏之隱士也司馬本作緡山人徐無鬼又季云無鬼女商置魏宰臣

徐無鬼曰女商見魏武侯疏姓徐字無鬼隱者也姓女名商魏之宰臣武侯文侯

之子畢萬八世孫也無鬼欲箴規武侯故假宰臣以見之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

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疏久處山林勤苦貧病忽能降志混迹俗中

中心欣悅鳥路反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

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好惡

則耳目病矣嗜欲好惡黜廢退也擊引却也君若嗜目內外無可欲盈滿好惡長進則性命精

口表云盈嗜欲長好惡則失其性命之理去其嗜欲好惡則病失耳目之常聲病也擊音擊引却也擊苦田反又口閉又亦雅云固也司馬云擊也黜救律反本又作出音同司馬本作咄

混此之一之一字如字餘并下章並力報反

口義云德言其寶實
手狸同狗之下品者也
狸德字下得好視見者
凝然上視而目不瞬也
一生之性也其生也如死
狗然故曰若亡其猶雞
之似木雞也此上品也

口義云馬之中規繩
墨言其身件合法
故借方回曲直以意
不必就馬身上泥而求
之

口義云成材者言天成
之材也
若郵若失即爾然之意
喪其一即亡其一也
郵華聿及分眼
佚人日義佚作失失音
逸司馬本作失李云恤
失皆敬馬疎若也
軼李音逆徒列及雀云
微也
口義云不知其所去而不
知其所以也此皆備喻
之言世僕悟其死心自
然之意故大悅而笑

靈困病也君屏黜嗜欲擊去好惡既不稱適故耳目
病矣是故我將慰勞於君君有何暇能勞於我也 我

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疏此重結武侯超然不對不悅

疏超悵也既不稱少馬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疏息丹及下皆同

既覺武侯悵然不悅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疏守

情志唯貪飽食此之形中之質若親自疏意氣高遠望

質德比狐狸下品之狗如斯中品上之質若亡其一疏一身也神氣定審若君

之狗也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疏狗有三品馬有數階而相狗

以此逗機莫其歡吾相馬者中繩疏謂馬曲者中鈞前齒

疏謂馬方者中矩疏謂馬圓者中規疏謂馬是國馬也

疏合上相是謂諸侯而末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

疏材德素成不待教習斯乃若郵若佚若喪其二疏眼

疏宇內上馬天王所馭也若郵若佚若喪其二疏眼

顧視既似憂虞蹄足緩疏又如奔佚觀其若是者超軼絕

塵不知其所疏軼過也馳走迅速超過群馬疾若迅風

武侯大悅而笑夫真人之言何遜哉疏語當其機故徐

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疏議事已了辭

君歡笑是以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札条

咨問無鬼也

口義云金版六說即大云
兵法也此書藏於朝廷
故曰金版猶曰金匱石
室之骨也從橫交雜鋪
說之意也不可泥詩書
為橫六說為從也
口義云奉夏至夏也以詩
書六說之說見之行夏
比有秋驪故曰奉夏而
大有功啓齒笑也

越遠也司馬云流人有
罪見流徙者也
口義云流人去國流落之
人也所知旧知識也

義云所學見權識面
也

口義云似人者似其神
人也

遊本亦作徑馬為徑道
也本又作跡元嘉本亦
迭徐音迭崔云迭跡
逃司馬云故懷泉外為
空虛也

跟位良人謂巡厠者也
位其空謂處虛空之間也
跟或作良音同
楚然臣恭又又曲勇友
條也徐若江及司馬云
音貞
善矣李云喻武侯之無
人君之德而处在防衛之
間魚臨朝矯為愚非其

縱說之則以金板六說疏詩書札条六經金板六說周

六經為積也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

鐘鼓耳故愁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疏

不可稱數而我君未嘗開口而微笑今子有何術遂使

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疏夫藥無貴賤瘡疾則

女商曰若是乎疏直置如是告狗馬乎日子

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各思其本性之所好

疏去國超逸有流放之人或犯憲綱或遭苛政辭鄉去

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而喜疏日月稍久思鄉漸

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入滋

久思入滋深乎各得其所好則無思無疏去國周年所

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黽黽之遐跟位其空聞人之

足音蹶然而喜矣又况乎昆弟親戚之警歎其側者乎

則大悅也疏柱塞也跟良人也楚行聲也文時遭暴亂

疏運屬飢荒逃避波流於虛園空宅唯有藜

藜

卷之三

二

意及得其所思猶遠方用
之聞公音安能不覺然改
只毅然而喜也

口義云山間之孩曰黠
之往往塞也跟音即類
篇云欲行只也並居也

止也言其困倦欲行而
又止伏於谷中也空谷
也聞足音而喜但是人

則喜之矣不必其知識
人也此意蓋言武侯本
然之真固失已久矣各

闕此語如逃空谷而
聞足音所以喜也禪
家所謂久客還家是

也聲效喉中之色也
口義云賓子損同棄也
杜稷下李云謂善言嘉
謀可以利杜稷也

口義云養者生也生於
天地之間此人也故
曰天地之養也二者同
也

口義云高不為長居
不為短無貴賤之喻也

口義云外物之養者形
而於心中不自得故曰
神者不自許也

藿野草柱塞門庭但猿黠黠蹊徑斯在吾至於堂宇人
位屈廣間然當余之際思鄉滋甚忽聞他人行色猶自
欣悅况乎兄弟親眷聲咳

言笑者乎此重起聲也 又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聲歎

吾君之側者乎 所以未嘗啓齒也夫真人之言所以得
吾君性也始得之而喜久得之則忘

既淹實懷鄉春今乃以真人六經之說太公兵法之
談聲歎其側非所

宜也此合前喻也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
食茅栗厭葱韭以質寡人矣矣夫今老邪其欲于酒肉

食茅栗厭葱韭以質寡人矣矣夫今老邪其欲于酒肉
之味邪其寡人亦有杜稷之福邪疏 于求也又處山林

老勞苦厭倦豈不欲求於滋味以 徐無鬼曰無鬼生於
養類齡年庶真德以謀固宗廣

食賤米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疏 生涯今身賤安
貪於飲食以自養哉 君曰何哉奚勞寡人疏 奚何也問 曰勞

君之神與形疏 食欲無厭形勞 武侯曰何謂邪疏 問其所言 徐
無鬼曰天地之養也 亦以為君而 疏 夫天地兩儀萬毒群品
以為君恣其奢後此 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
並是無鬼勞君之辭

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 如此違天
地之平也

疏 登高位為君子不可奈之以為長居卑下為百姓不
可苦之以為短而獨誇萬乘之威苦此一國黎庶貪
色色香味以恣耳目鼻口既 夫神者不自許也 物與之
違天地之意竊為公不取焉

夫神者不自許也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且義云和字物而同而為一也蓋自私也在我之神得於天者其方物為一情慾自私所以害之則是其所惡也惡其自私則神者病矣君有此病而不自知其為何病我欲勞之故曰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

且義云有意於愛民乃害民之所由始有意於備兵乃用兵之所由也或云義違天地之平德恣其欲病故不智所以此為病何為乎且義云造殆危也以此心為之但見危而無所成也美惡之成皆有其迹故曰器也

疏許與也夫聖主神人物我平等也不多貪貪滋味而自與焉夫神者好和而惡姦與共者和也私疏夫神聖之人好與自許者姦也疏物而同而惡姦者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疏夫姦者私通於理為病君獨有斯病其困如何武侯曰欲見先生又與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疏欲行愛養非之義修於文教偃息兵戈如斯治國未知可木也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愛民之迹為民所尚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為義彰各彰則竟興竟興則喪其真矣父子君臣懷情相欺雖欲偃兵其可得乎疏夫偏愛之仁兵武之功修文之迹既彰矣物斯徇焉害民造兵自此始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

從無為為疏自從也殆近也從此以為必殆之乃成耳疏陳敗無為之本故近不成也九成美惡器也美成於前則偽生後疏夫美善之事成之於前美之器君雖為仁義絕且偽哉耳將以偽繼之疏絕近也具也顯物皆喪真形固造形偽形必作疏仁義二塗並有故近偽本也形固造形偽形必作疏仁義二塗並有依後形成固有伐頭也疏夫功名成者必招變固外戰必造疏夫造作形法而變更易常者物失其疏必害之故致外敵事多爭戰君亦必無盛鶴常然疏必害之故致外敵事多爭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麗譙高樓也無徒驥於鐘壇之宮徒兵但不當為義愛民耳亦疏鶴列陳兵也言陳設兵馬如無為盛兵走馬焉疏鶴之行也麗譙高樓也言

莊子集解卷之五

四

則有失得順境也失生境也無得則無失故曰無藏逆於得此一句下得亦好巧枕心也智謀自智謀而出也以此而求勝於人愈後其人民兼其土地以快吾耳目之私是若勝矣而不知之屬公為物所統是形于神誠於我吾勝而神者勞兵勝於人而自安其神孰為得失故曰不知孰善言那夕是也如此而為勝何以為之故曰勝之惡乎在

其華麗譙曉也錙璽官名也君但勿起心偃兵為義無亦無勞盛陳兵卒於高樓之下徒驥馬官死之間
藏逆於得 於中有逆 疏莫包藏逆心 無以巧勝人 守其真朴 各有其疏 大巧若拙 各敦樸素 無以謀勝人 率其真 所能則平 疏莫以機巧爭勝於人 無以戰勝人 以道應物 各有其疏 志心遺慮 率其真知 無以戰勝人 物服而無 長則均 疏勿以謀謀勝捷於物 夫殺人之主民兼人之土地 名 疏 勿以兵戰取勝於物 夫殺人之主民兼人之土地 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 不知 為善則雖 疏 夫應天順人而或滅凶殄逆者雖亡國戮 冠非已勝 疏 入而不失百姓之歡心也若使誅殺人民 兼土并地而而意在貪私私養其身乃悅其心者雖復 戰前敵善勝於人不知此勝於何處在善且在誰邊

此也仙修至然之試以 應天地自然之實而為 無所櫻拂此不幸而善 勝也我能不手而善勝 則民脫於死各得其生 又何偃兵之求哉

以義六七聖帝字方 朋昌禹張若謂明昆 齊稔也此等人名皆是 萬言

也 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櫻 能已則莫若 疏 誠實也櫻擾也事不得止應須治國莫 修已之誠 疏 君修心中之實應二儀之生殺無勞作 法櫻擾 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復我 甲兵無所 黎民 夫順天地施化無心民以勝殘况 脫停死何勞措意作法偃兵邪 黃帝將見大塊平暴之山 疏 黃帝軒轅也大塊大道廣大而塊然空寂也言大塊 古之聖人也具茨山各也在米陽密縣界亦名泰隗 山黃帝聖人久冥至理方 方朋為御昌禹驂乘旅若謂 欲寄尋玄道故託迹具茨 方朋滑替等皆是人名在左 朋前馬昆閻滑替後重疏 為驂在右為御前馬馬前為 導也後車 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 聖者名 車後為從 也名生

口義垂若以大隗為道
之隗然者亦鑿說也

莊子新編卷之三

六

而物迷矣雖欲之塗道也今汝州有襄城縣在泰隗乎大隗其可得乎疏鬼山南即黃帝訪道之所也自黃帝已下至于滑稽總有七聖也注云聖者名也各生而物迷矣雖欲之乎大隗其可得乎此注得之今重叙也

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疏牧馬童子得道之人也牧馬曰牧適介而值牧童問道之所在也

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疏若安也然猶是也問

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

為天下疏帝驚異牧童知道所在曰小童曰夫為天下

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疏事乃可以為天下也

也若如也夫欲修為天下亦如治理身身既無為物有何事故老經云我無為而民自化

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養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

車而遊於襄城之野疏日出而遊六合之內謂覺塵之

亂也言我少遊至道之境棲心塵垢之外而有眩病未

能休真幸聖人教我修道晝作夜息乘且遨遊以此安

居而逍遙処世本有作專字者謂乘日新以變化

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

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疏夫為天下

曰義云齊曰眩也乘日者與日俱往即日新也言六合之內未嘗於物則有昏昏之病也南此病遊於自然則為六合之外意謂為天下者亦然無累於物之內而下

曰義云非吾子之憂者言彼物外之人雖不預以亦須與我說破也

治身治國豈有異乎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

莊子新編卷之三

六

口義云馬成群而牧者若
隨水草而居其性而便之
無所害則牧馬之道盡
矣亦牧羊而鞭其後者
之意天師者言天人可
以為我之師也

口義云思慮之變百種變
換思量也談說之度說
得成條理也凌陵駁也
詳訊也好奇察之士則又
各入爭毫毫三者皆隨其
所長而自以為喜故一
日無之則不条此為物
欲所籠罩者也故曰
則亦物

口義云夏朝與起而立
朝廷之上也招世者立
招世者立招子而為名
於世即好名者也中民
者庸人也榮官但以爵
祿為榮也筋力有方
者也務難以濟患難
而為務難也勇敢之士
也奮患見患難而喜
也枯槁隱士也宿名
意於世名也
法律法家者流也廣治
多求治事也

口義云致容矜持容貞
而為外飾也責除以交
際為重也

之事專由民作雖然請問為天下必自得其道也疏夫牧養蒼生

理雖如此猶小童辭疏無所黃帝又問疏少童少童也

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害馬者而

已矣馬以過疏害馬者謂分外之事也夫治身莫先守分故牧馬之術可以養民問既殷勤

為此黃帝拜拜誓首林天師而退過分則大隗至也疏

頓悟聖言故身心愛敬退其分外至乎知士無思慮之

大隗合乎天然之道其在吾師乎變則不樂疏世屬艱危時逢禍變知謀之士思弁士無

而慮之知其不然則不条也談說之序則不樂疏弁類懸河詳同炙輶無察士無交

辭之事則不条疏機務之士明察之人若不密主皆困

於物者也不能自得於內而条物於外故可圍也故各

也疏此數人者各有偏滯未招世之士與朝疏推薦忠

人物之士可以中民之士榮官疏治理四民其能抗中

興於朝廷也筋力之士務難疏英髦壯士有力如虎時勇敢之士

奮患疏武勇之士果決之人兵革之士樂戰疏情好丁

鋒刃如此之士枯槁之士宿名疏食料衣褐形容顛顛

条於征戰法律之士廣治疏刑法之士留情格條札教之士敬容

懲惡勸善其治方也

口義云草萊耕種之實也市井商賈之度也

口義云比余也且暮之業日積月累其贏餘

此勸善而自力之意也工藝之人以其能自壯

即日誇

口義云有誕之人趨附權勢一日退失則悲矣尤

甚也欲愈盛之意不尤不甚盛也有倚恃

者曰勢有積聚者曰物徒趨附者也勢物

之徒即依附富貴之門者余變以變詐為

余也依附小人好動而不好靜也多是從更

家使其有所作為而後可以得志故曰勢物之

徒余變自此以上与不

口義云前期而中言有所指之地也有的而後見其精苦舍的而射則中者皆為尋矣此句喻下句也其文極妙天下既無假一也是人人各持其說則人皆

疏 節文之札 仁義之士貴際 士之不同若此故當 疏世 務敬容顏 仁義之士貴際 之者不可易其方 疏有

逆 遭時逢際會則施行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 仁義以著名勳際會也 能向則事 疏 比和余古者曰井為

無市井之事則不比 同所以比 疏 吊故謂之市井也若 非本務情 庶人有且暮之業則勸 業得其志 疏 衆庶之

必不和也 故自勉勵 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 壯盛也 巧各有器械頑 錢財不積則貧者憂 物得所歸 權勢不

尤則夸者悲 疏 尤甚也夫貪竟之人聚財以適性矜誇 斯生 勢物之徒余變 權勢生 疏 夫禍起則權勢尤故以 於事變 疏 勢物之徒余變也

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 凡此諸士用各有時時用則不能 可得乎故貴 疏 以前諸士遭遇時余情 賤無常也 疏 隨事遷故不能無為也 此皆順比於感示物

於易者 順其倫次則各有用矣是以順感則時序易性則不物 而不物非 疏 比次第也夫士之所行能有長短用捨隨時成 毀如何 疏 有次第方之歲叙久涼不易於物不物猶不易 於物也 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交悲 疏 不守一家之 者也 馬也 萬以要時利故有匍匐 疏 馳駑馬身心潛伏前境至乎沒 而歸者所以悲也 疏 命不知暇 顧愚若此深可悲 歎也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謂

可乎 不期而中謂誤中者也非善射者也若謂誤中為 善射是則天下皆可謂之羿可乎言不可也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謂

可乎 不期而中謂誤中者也非善射者也若謂誤中為

善射是則天下皆可謂之羿可乎言不可也

善射是則天下皆可謂之羿可乎言不可也

善射是則天下皆可謂之羿可乎言不可也

善射是則天下皆可謂之羿可乎言不可也

善射是則天下皆可謂之羿可乎言不可也

善射是則天下皆可謂之羿可乎言不可也

莊子雜篇徐無鬼第三十

為堯矣

曰義云楊楊朱也秉公
孫龍也儒墨楊秉子
惠子為伍其字既不同
則孰為真是冬寒之
不以火而驟寒夏熱之
時以水而為冰其違時也
若難矣然冬至之日陽氣
已生夏至之日陰氣已生
以陽召陽則冬不寒矣
以陰召陰則夏不熱矣
余以違時而可有召之
理故曰非吾所謂道言
其術未高也

曰義云廢置也一瑟於
一室於室相去雖遠
而欲此則彼動官之志官
亦只調一弦而於五
音之中不定其言鼓
官亦得鼓微亦得故
曰五音無當終鼓其
於此而相去遠者二十
五弦皆動比之鼓官之
動鼓角之動又難矣然
以理觀之不問官商角
徵羽皆是以音為音故
曰音之君皆不離乎絃
上之也故曰未始異於
也如此則何以陰召陰

疏 期謂準的也夫射無期準而誤中一物 惠子曰可也
即謂之善射者若以此為善射可也乎

疏 謂宇宙 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
下皆堯也可乎 若謂謬中者非也則私自是者亦可謂

者非 疏 各私其是故無公是也而唐堯聖人對桀為
堯 疏 是若各是其是則皆聖人可乎言不可 惠

子曰可疏 言各是其是天下盡堯有斯 莊子曰然則儒

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 若皆堯也則五子
儒姓鄭名緩墨名翟也揚名朱秉者公孫龍字也此四
子者並聰明過物蓋世雄弁添惠施為五各相是非未
知決定用誰為是若天下皆 惑者若曾遯者邪其弟子
堯何為五子復相非乎

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鑿窟而夏造冰矣疏 姓魯曰
周初人玄冬取千年燥灰以擁火須臾出火可以鑿窟
盛復以瓦瓶盛水湯中煮之懸瓶井中須臾成冰也而
迷惑之俗自是非 曾遯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
他與曾無異也

吾所謂道也疏 千年灰陽也火又陽也此是以陽召陽
遇此言非 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
其弟子也

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 俱亦以陽召陽
疏 廢置也置一瑟於堂中置一瑟於室內鼓室中宮角
室內絃應而動斯乃五音六律聲同故也猶是以陽
召陽也 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 隨調 室中改調
而改疏 一弦則室

也

莊子雜篇徐無鬼第五

以陽召陽者何異魯
遷乃自以為勝其弟
子亦各是其是而非
真是也且若是者邪
言惠子之所謂是亦
即如此魯遷也

口義云相拂以辭以言謂
相抗對也相鎮以色以
色色相屈服也未始吾
非言要終以我為是
也臆音鄭的說文公
住足也臆而不巨行之
子曰臆子言人以其臆
子而寄之未謂其可
以守閭也守閭不用
完全之人以比是此子自以為是

感此又令是一句不
與上臆子之音心相
遺餘也畧也類似也
言此三夏皆與惠子
場墨上徒畧相似也
故曰有遺類全亦猶
昔言若是也邪然宋
結於惡也之下而先
活於此正是作文之
妙處寄客也楚有臆
閭之人寄於外國不
能自解附舟而返方
至於岸而是夜之半
即舟人有爭忘其
於已之恩已造成仇
怨矣岑岸也未始臆
岸言載之而來舟未
離岸又非又而忘之
也臆住足也病足而
為閭者故曰臆閭心
恩之關是夜固不自知
且而視之能無所愧乎
方其固時彼亦目以為
是也凡此類句皆設喻

內音無後應動當
為律不同故也 鼓之二十五弦皆動 無色則無以相
不應今改此一弦而二十五 應唯宮角而已密二十
弦皆改其以急緩為調也 疏 五弦俱動律律同色者
悉應 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 曾遷以此夸其弟子然
動也 亦以同應同耳未為猶

獨能其 疏 色律之外曾更有異術雖復應動不同總以
事也 五音為其君王而已既無他術何足以自夸
且若是者邪 五子各私所見而是其所是然亦無異
惠子之然各私其是務夸陵 惠子曰今支儒墨楊康且
物不異曾遷故云若是是 莊子曰齊人臆子於宋者

若矣 未始吾非者各自是也 莊子曰齊人臆子於宋者
惠子便欲以此為至 莊子曰齊人臆子於宋者

其命閭也不以完 我之異國使門者守之不保其全此
之 閭守門人也齊之人奔臆其 齊人之不慈也然亦自以為是故為
也 疏 子於宋仍命以此亦我是 其求鉏鍾也以束縛
乃及以愛鍾器為是 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也有遺
也束縛恐其破壞

類矣 唐失也失亡其子而不能遠索遺其氣 鉏小鐘
失也求不見亡子不出境域束縛鉏鍾恐其損 疏 也唐亡
壞賤子貴器為不慈遺其氣類亦言我是 夫楚人寄
而臆閭者 俱寄止而不能 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
自投於高地也

聞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惡也 岑岸也夜半獨上入
船未離岸也已共入
聞言齊楚二人所行若此而未嘗 疏 楚郢之人由半客
自以為非今吾子自是豈異斯哉 寄近于江濱之側

自以為非今吾子自是豈異斯哉 寄近于江濱之側

以說惠子之自是但
以惠子始辨故特為說
之辭有不可遞曉者以
困之此乃二人平生戲
劇之言東方朔與舍
人爭辨亦有此意可
以參看
口義云亞亞白淫也
以白江場其鼻端其蒼
如蠅之翼乃使匠石削
而去之連斤成風言其
急也

口義云淫盡而鼻不傷
斲者固難矣然其人
若立得不足匠石雖
巧爰得其鼻不傷是
立者尤難也質是用
巧之地也此意蓋言
有惠子之辨而後我
得以窮之惠子既死
則元可與語者矣

投躄守門之家夜半無人之時輒入他人舟上而船未
離岑已共舟人鬪打不壞息德更造死辭愚猥如斯亦
云我見惠子之徒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
此之類也岑岸也

野人望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

而斲之 斲目 斲 野楚都也漢書楊雄傳作野乃曰野人
謂泥查之人也聖者白善土也漫汙也

莊生送親知之葬過惠子之墓緬懷疇昔仍起斯言
目恣手聽色而斲運斤之效遂成 盡望而鼻不傷野人
風色若蠅翼者言其神妙也

立不失容宋元君奪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 斲

去望漫而鼻無傷損野人立傍容負不失元君奪其神
妙嘗試召 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
而為之

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非夫子

質忘言之對則雖至 斲 質對也匠石雖巧必順不動之
言妙斲而無所用也 斲 質莊子雖賢猶藉忘言之對蓋

知惠子之亡莊生喪偶故匠人輟 成風之妙響莊子息豪上之微言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

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

國而可 斲 管仲姓管名仲字夷吾齊相也是鮑叔牙之
友入桓公尊之號曰仲文桓公即小白也一

匡天下九合諸侯而為霸王者管仲之力也病病者言
是病極重也大病者至死也既將屬續故臨問之仲父

死後屬付國政 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 斲 問國
與誰為可也 與誰為可也

與誰為可也 曰不可其為人絮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
與鮑叔也

口義云屬國托國也

口不比之不比較其
也鈞要束之意也進
強民以礼義上意也凡
而此數語謂其黑句
太分明也

口義云

上志者忘其勢也下畔
者離遠而無求於下也
畔離也

口義云以德分人猶曰德
乃降黎民懷也以才分
人不自私也以賢臨人
擅其名以務乎下也

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鈞乎

君下且進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疏姓鮑字叔互貞廉清

潔善人也庸猥之人不如已者不比數之一尊人之過
至死不忘率性廉直不堪宰輔上忠直鈞束於君下以
清明逆忤百姓不能和混故君必罪之管仲賢
人通鑿於物恐危社稷慮害叔互故不舉之也 公曰然

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高

不元疏姓隰名朋齊賢人也畔猶望也混高卑榮辱

者故上為卿輔能遺富貴之尊下撫黎元須忘心皇
隸之賤事不得 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故無疏不

正用之可也 已但懷哀愍輔弼齊侯期於 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賤分
厚撲心之所愧不逮軒轅也

人謂之賢疏聖人以道德極物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

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疏運智明察臨於百

是也以賢德謙下順於物情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

得百姓之歡心隰朋是也 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若皆皆見則事鍾於已而群

未能盡遺故 疏道德深遠智量寬容故治國則不聞物

僅可耳也 吳王浮于江登幸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弃

而走逃於深莽有一狙焉委蛇攫拾見乎王王射之敏

給敏疾也給 疏狙獠猴也山多獠也故謂之狙山也恂

口義云委蛇攫拾一作
獸躍來去舉執樹枝之
意敏舍射之失去速也
狙已搏獲其矢亦甚捷
速

口義云有未聞不見者
言其不察察也此事
不見於他書且見於
列子亦寓言而已謂
語我也云自言也故曰
可不謂云至於大病

口義相者王左右也衆火齊則之狙馬捷力不敵而死矣死而見執故曰執死

口義云鋤其色欲去其驕殺之色也去其色若自若也辭頭退而執辱也此為於口授橋者之論

御也敏給猶速也吳王浮江遊遊眺望衆狙懼走搏捷

避深林獨一老狙特便傲王王怪怒急速射之捷速也天往雖疏搏接也捷速也矢箭也箭往雖

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疏也王既自射不中乃召左右

亂趨射之於是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狙抱樹而死

特其便以教予以至此死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

人哉疏姓顏字不疑王之友官也死也予我也狙於色色驕豪於世此

辭顯三季而國人稱之稱其志巧遺色疏姓董名梧吳

口義云物之心也言人物之中為最大也

口義云田禾香君也國入以其見賢者故知之我在當時不自晦其迹故有此名曰先曰實言我必有形迹可司見故彼得而知我也以形迹自見者乃自喪者也山穴之口地也

去也既奉王教於是退歸悔過自新師有道除其表色去其色樂重素朴辭榮華修德三季國人称其賢善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嚶疏猶是齊物中南郭子綦也其隱几等義並

具解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

心固可使若死灰乎疏顏成子綦門人也尤甚也每仰骸心若死灰慕德

殷勤有此嗟詠也曰吾嘗居山穴之口矣當是時也曰

木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以得見子綦為榮疏山穴齊南

齊王姓名子綦昔居山穴能音遐振齊王暫觀以見為榮所以國之人三度慶賀也

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謂之疏我名在先故使物知我我使是實於各

曰義云已悲人之自喪而不亡且食其身則其悲人者又可悲也我在當特惟以悲人之悲而自食所以其後道日加進遂至今日形若禍孽而心若死灰也故曰其後遠矣遠者道愈高遠也

曰義云古之人於此言已意謂飲酒之時可以劇談若人亦然也夫子谷曰我有不言之言未嘗與人言入此言之

曰義云弄丸戲事也兼言扇而其痕無作為意也海二人其能為無為之為又何待我說

色故曰永若我而不看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見而賤之若我而不看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疏若我黜光晦迹不有聲名彼之世人何得知我我若名價不賣彼何得見而賤之只為不能滅迹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疏匿端故為物之所賈鬻也喪亡失也子綦悲歎世人捨已慕他喪失其道悲矣故悲之自喪者亦可悲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子綦知艾為之不足以救彼而適足以傷我故以不悲悲之則其悲稍去而泊然無心枯槁其形所以為日遠矣疏夫玄道冲虛無喪無祭是以悲人自喪及悲者雖復前後悲深淺稱異矣咸未循道故亦可悲悲而又悲遣之又遣教既彰矣玄玄之理斯着與眾妙相符故月加深遠矣仲丘之楚楚王

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古之言者必於會同疏觴酒器之搯名謂以酒燕之也爵亦酒器受之外大人欲飲必先祭其且僚清酒祭故祝聖人鎮于孔子於此言論也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異未之嘗言聖人無言其所言者百姓之言耳故曰不言之言苟以空言為不言則雖言出於口故為未之嘗言者於此乎言是今將於此疏夫理而教不言矣教而人妙休斯趣故終日言而未嘗言也孔子應宜僚之請故於此亦言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其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此二子息訟以默澹况姓熊字宜泊自若而兵難自解且僚楚之賢人亦是勇士陸沈者也居於市南曰市南子焉楚

「義云象三尺者言無此長喙也宜僚叔啟之事與史異亦寓言介

自公勝欲曰作亂將殺令尹子西司馬子綦白公曰市南有熊宜僚勇士也若得敵五百人遂遣使屈之宜僚正上下弄丸而戲不與使者言使曰以寡兼之宜僚曾不驚懼既不從命亦不言他白公不得宜僚又事不成故曰兩家難解姓孫字叔敖楚之令尹甚有賢德者也郢楚都也投息也叔敖蘊藏實知高枕而道遠會理忘言執羽扇而自得遂使敵國不復抗衝千里外楚人無事修文德息其武略章二十有九此功能故可與仲尼語言登揚

丘顏有喙三尺 言所言非已則雖終身言為未玄道也 嘗言耳是以有喙三尺未足稱長九人閉口 喙口也苟其言當即比無言假令喙長未是不言 三尺與閉口何異故顏有之也

彼之謂不道之道 彼謂所詮之理不道而此之謂不言之辨 此謂能詮之教不言而言非言非仲尼疏 此謂能詮之教不言而言非言非仲尼疏 此謂能詮之教不言而言非言非仲尼疏

口義云道之所自發者也德者得之在己者也

粗淺失之遠矣夫不道不言斯乃探微索隱窮理盡性豈一予之所能邪若以其寢弄丸而稱息訟以默者此則默語懸隔丘何得有喙三尺乎故不可也又故德總乎此一章盛談玄極觀其文勢不闕探能明矣

道之所 道之所容者雖無方然總其而言休乎知之

所不知至矣 言止其分疏 夫至道之境重玄之域聖心以言知索真失之遠矣故德之所總

能周也 各自得耳非相疏 夫一道虛玄曾無涯量而德周也而道一也 有上下唯不能周備也本有

能舉也 非其分故 疏 夫知玄道所謂妙絕各言非弁說不能舉 疏 所能勝舉也此解前知之所不知

知之所不能知者弁不

口義云在造物之一者與人為者不同故曰德不能同此德字與本書他處說得又自不同

口義云、便非不言之辯矣故曰凶

口義云不知其誰氏民無得而名也

口義云實不聚者言已雖有善而不以歸之一身也

也名若儒墨而凶矣夫儒墨欲同所不能同疏夫孰是

名同儒墨者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明受之無所疏疏

百川竟注東流不息而早海容納曾不辭憚此拋東海為言亦宏博之至也已聖人并包天地

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都任疏前舉海為喻此下合

故并包天地仁覃無外故澤及天下成而不處是故生

故不知誰為推功於人故莫識其氏族矣

無爵有而死無謚謚所以名功功不在疏夫人處世生

謚號所以表其實也聖人生既實不聚各知足疏財德

以功推物故死亦無可謚也名歸於衆物疏聚故各將安寄也此

之謂大人若為而有疏總結以前志於名謚狗不以善戾為良

人不以善言為賢疏賢出於性疏善喜好也夫大不必而况為大

乎夫大愈不疏夫好言為賢猶自不夫為大不足以為大况

為德乎唯自然疏受心安博謂之大冥符玄道謂之德夫大

備矣莫若天地然矣求焉而大備矣天地大備疏備具定也夫二

無心四叙周行生成度品知大備者無求無矣無矣不以物易已

蓋何求焉而萬物必備知大備者無求無矣無矣不以物易已

也知其自備者不捨已而疏夫体弘自然之理而萬物素備者故

取無捨無失無喪無證無及已而不窮疏我理自通疏備故矣

我理自通

我理自通

於至理既而反本還原會已身之妙極而無窮竟者也猶古而不摩順常性疏曰

順也順於物性至耳非摩拭無心改作豈復摩飾而於之大人之誠不為而自疏誠

也夫反本還原曰猶萬物者斯乃太聖之人自實之德也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

方甄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疏子綦楚司馬子綦也陳行

也孰誰也祥善也九方甄善相者也陳列諸子於庭前命方甄冷相之八子之中誰為吉善九方甄曰相

也為祥疏相子之名也言八子子綦瞿然喜曰奚若疏

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此是極也

疏索然涕出貌方甄識見淺近以食肉為祥子綦九方

甄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父母乎今夫子聞

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疏三族謂父母

禦距打也夫共國君食尊榮富貴恩被三族何但二親子享吉祥父翻涕泣斯乃禦福德也子綦曰

何足以知其所自來疏自從也方甄小巫識堅不遠相

方甄道術理盡於斯也知酒肉由來從何至至吾未嘗為牧而祥生於與未嘗

好田而鶉生於突若勿惟何邪夫所以怪出疏祥羊也

也辰為鶉位與者曰鶉

也

口義云酒肉入於鼻口而未知其何所自來言何自以得也祥壯羊也與西兩隅也突室之東北隅也未嘗牧未嘗田而此勿忽生於室中與豈也此意蓋喻我與吾二無求於世安得有此邀

鶉尾鶉火鶉首三星名也

生字雜

尾鴉火
也此三星在辰方故辰之方為鴉位也

口義云余於天者順天以自余也邀食於地者隨世自養而無他求也世事私謀則於自然之道為怪異我未嘗與吾子為之言無心於世也故曰不與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之為怪一委地者一猶乎自然也不求成乎亦不知事之宜不宜故曰不與之為事所宜

之債未債也如此之相怪證我子不亦得之將來必有非異之事故曰怪行

隅未地羊位也突東南隅辰地也辰為鴉位故言鴉生也夫羊須牧養鴉皆曰畝獵若稼藉功者然後可致富貴今相而功行未聞而與國君同食何異乎無牧而忽有羊也不田而獲鴉非牧非田無怪如何也

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不有吾與之邀樂於天吾

與之邀食於地隨所遇於天疏邀遇也天地無心也子

於分之內邀遊乎天地之間所造皆吾不與之為事不

適不待歡娛所遇斯食豈資厚味邪吾不與之為事不

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怪異也猶常任疏志物故不為

為謀猶常故不為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櫻斯

為疏誠實也乘二儀之實道順萬物吾與之一委蛇而

不與之為事所宜斯順耳疏委地猶縱任也心境不一從容任

今也然有世俗之債焉夫有功於物物乃報之耳疏夫報功

世俗務也苟休道任物不吾不為功而償之何也疏賞德者

立功名何須肉之賞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

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今無怪行而有怪疏殆危也幾近

之行者必怪異之徵祥也今吾子未有怪行而疏也夫有怪異

有怪徵必遭殆者斯乃近是天降之災非吾子之罪吾是以泣也

者勿為則已矣不為而自疏罪若由人庶其修改既無幾何

至則不可奈何也故泣之閱天余是以泣也而使相之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別之則

易全恐其逃故不疏無允尚謂俄頃間也楚使相聘燕

如刑之易售也途道之上為賊所得畧相為奴而

注不難為奴而

曰義云集公 衡臨術
之明也為闢者也此
段又言人世有出於
意外之事者亦其亦
也

曰義云愛之則親利之
則三聖之則勸致其
所惡則故知此四者

則可以聚其民也致其
所惡非其所欲也致
所惡則民不故也項
其好惡求以得民皆
容心者也仁義之行
施之外有為之為
故曰無誠

口人貪如禽獸者或假
此仁義之名以為用故
曰假文貪貪者器噍
割也一噍者猶言一
截之斷也亦有以於斷
制以此而利天下則
其薄利自然少質皆
一截之斷矣

全形賣之恐其逃竄故難防
禦則刑足不慮其逃故易售
於身乎則而鬻之於齊適

當渠公之之街然身食肉而終疏
渠公齊之富人為街
正捆之既遭刑足賣

與齊國富商之家代主當術終身肉食也字又作術者
云渠公屠人也賣捆在屠家共主行宰殺之術終身食

也鬻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疏
鬻缺逢遇許由仍曰將
問欲何之通

逃堯疏 谷曰將欲
逃堯疏 逃避帝堯
曰奚謂邪疏 問其
何意曰夫堯畜畜然仁

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
仁者爭尚
之原故也疏

畜畜盛行貌也盛行偏愛之仁非於淳和之徒恐宇內
懷道之士唾其澆季將來逐迹百姓飢荒倉廩既虛民

必相食是
以逃也 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

勸致其所惡則散疏 夫民撫愛則親利益則至來譽贊
則相勸勉與所惡則離散故黔首

聚散蓋
不難 愛利出乎仁義指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

義之行唯且無誠 仁義既行將
疏 夫利益蒼生愛育群
品立功聚眾莫先不

義而履仁蹈義指率於中者少託於聖迹以矧各
利者多是故行仁義者矯性偽情無誠實者也 且假

夫貪貪者器 仁義可見則夫貪者
疏 器聖迹也且貪於
名利顯於禽獸者

必假夫仁義
為其器者也 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
其情則其斷制

不止乎疏 采利之徒負於仁義恣其鳩毒斷
一人 制天下向無聖迹豈得然乎 譬之猶一

規也 頰割也萬物萬形而以
疏 頰割也若以一人制
天下譬猶一刀割於萬

曰義少子... 者之上也必出平賢者之上而後知有心知利天下者及以賊天下也

曰義云暖妹... 之意此以議刺好學者未知未始有物者言不知無物之妙也

曰一疏... 蹄者蹄之勢似奎星也奎曲猶今日斗也必有此語曲隈蹄曲也服脚腰下腹也

手足相迫之處此即乞兒向火倚冰山之意言所恃者不足恃也

口域者固其心於富貴之間而不自知也故曰以域進以域退卷婁偃優而自若之自其意蓋言修德之人自以為名而人皆服之及為所若終身勞役不能自己借此以說侮帝王也

物其於預傷... 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

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 賢不為疏... 賢聖者其知之妙也

後必生賊害唯能忘外... 有暖妹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

疏... 此畧標... 所謂暖妹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而私自

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 意盡形教豈知我之

暖妹自許之自也小兒之人學問寡薄自悅足謂窮微極妙豈知所學未有二物可稱也是以謂暖妹者此言

結前... 是以謂暖妹者也濡需者豕蠶是也擇疏鬻鬻以

為廣官大圍奎蹄曲隈乳間服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

知屠者之一且鼓辟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疏

濡需於夸之類也豕猪也言豕猪體上擇疏長之毛鬣將為廣大官室苑囿蹄脚奎隈之所服脚乳旁之間

也用為溫暖利便豈知屠人忽操湯火攘辟亦布草而殺之乎即已與豕俱焦爛者也喻流俗寡識之人耽滯

情欲與豕蠶濡需此以域進此以域退疏... 域境界也豕則逐豕而存亡人

則隨境而榮榮故... 此其所謂濡需者也... 非夫通變邈世

謂之域進退也... 一時之利者... 皆豕蠶者也... 疏... 卷婁者燻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

肉羊肉羶也燻有羶行百姓悅之疏... 卷婁者謂背項婉

儂也而羊肉羶腥無心慕蟻蟻聞而飯之羶有亡行不慕百姓百姓悅之故羊肉比燻况百姓故三

曰童土猶童山也謂其始之所居在於不毛之地

徒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踞

舜避丹朱又不願衆聚故三度逃走移徙

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疏

地無草木曰童土堯聞舜有賢聖之德妻以娥皇女英舉

以自代讓其天下居不毛土歷試

艱難望鄰境來儀蒼生蒙澤

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

所謂卷髮者聖人之形不異凡人

故耳目之用衰也至於精神則始終常全耳若火既

既則未成及長而衰則聖人之聖曾不崇朝可乎

九五威跨萬乘念蒼生憂伶九度於是季始長老耳目

目衰竭無由休息豈得暇寧偃僕孳卷形勞神倦所謂

卷髮是以神人惡衆至

衆自至耳非好而致之者也疏三徒逃避衆至

則不比不利也

明察之所以有天下蓋於不得已耳豈比而利之

也夫衆聚則不和不和則不利於我也

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和

以順天下此謂真人疏

煬温也夫不測神人親疏於蟻

弃知於魚得計於羊弃意

於民則蒙澤於衆則形劣疏不慕羊肉之

智也不為羶行教物故於羊弃意也既遺仁義合乎至

道不傷濡未相志於江湖故於魚得計此在虞舜羶行

故結斯以自視自以耳聽耳以心復心此三者未能無

言也夫目視之所見耳聽之所聞復心之所知不逐

若然

者其平也繩

未能去繩而自平疏繩無心而正物聖其變也循

也者衆人之所自害也抱德煬和養其德而不露也煬者丙自温暖之意蟻至微之物也而猶未盡能無知羊至愚者也而猶未盡能無意唯真人則無美無意矣故曰於棄知於羊棄意用之在水悠悠自得真人之自為計但知自然蓋以水造物以魚喻也蟻之与羊其所食者猶在外未能無求故不若魚也真人之心与其耳目皆与人同但無心以用之故曰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繩之乎自然之乎也

口亦從而順之順其動也亦不以有心而賴其自

曰若得若失其死也亦若得若失不以死生為得失聽其如何生而曰得亦可死而曰得亦可死而曰失亦可生而曰失亦可

口一董川鳥也雞頭也家麥木豬苓也醫者制茶隨其所用若有所主主者為帝其他為臣謂之茶者其實皆同隨其所用而有輕重亦猶人之在世得時而用則為貴不得時而用則為賤其在我者初無貴賤也此教句奇文豬有印生也

口大夫種能為勾踐報吳於已士之中而求存可謂智矣而不知及以殺其身始者之用種為帝之時也及其殺之又一時也鴿之目用於夜而不用於晝亦隨時也鶴之節金長而不可斷解斷也言鶴之立其兩脰或伸或屈亦乘隨時而用也

口河上之風目皆指損水而河未始以為損者其源長也其源出於自然故初無損已而我無所損也此

未能絕迹疏猶順也處世和光疏變萬而玄會疏化大順蒼生曾不逆寡疏古之真人以天

待之疏居無事以得疏如上所解即是玄古真人用不以

入入天疏以有事求無疏不用人情取捨疏古之真人得之

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疏死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於生為得

於死或復為失疏夫處生而言即以生為得若處死而未始有常也疏語便以生為喪死生既其無定得失

的在誰邊意未可知也是以混疏藥也其實董也桔梗也

死生一得喪故謂之真人矣疏雞壘也亦零也其時為帝者何可勝言疏當其所須則

則無貴賤賤有疏董鳥頭也治風痺枯梗治心腸血雞時誰能常也疏雞壘即雞頭中也膠延年亦零豬苓根

也似豬卵治渴病此並賤藥也帝君主也支藥無貴賤瘡病則良藥病相當故便為君主乃至目視耳聽手捉心知用有行藏時有與廢故時之所賢者為君才不應者為臣此事必然故何可言盡也勾踐也以

甲楯三千棲於會稽疏勾踐越王也會稽山名也越為

誓山疏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

以愁疏唯種越大夫名其時勾踐大敗兵唯三千走上

時矯與吳和後二十二年而滅吳矣夫狹免死良狗烹

敵國滅忠臣亡其數其然也平吳之後范蠡去越而極

江海變名易姓韜光晦迹即陶朱公是也大夫種不去為勾踐所誅但知國亡而可以存不知愁身之必死也

字亦有作種者故曰鴿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

五句自是一意只但
也請使也使風與日
伯相與守河謂風日
共守而不去也

口義云
水土自然相入形影自
然相依守不相離也相
之守物如水流濕火就
燥木乎天者親未乎
地者親不是也審定
也信也謂決定如此
也此三句是一意天
地之間自然一定之理
決不可易也看此三斤

審字方知第七篇倒
各之審不可以端字
易之
口殆危也有心於用明
有心用聰有心用聰者
心於物皆非自安之
道故曰君府臆料也

口智出於胸臆自以
為能凡知此者皆危故
曰凡能其於府也殆不
給即猶不及也危殆既
成則不及改矣茲其愈
多也茲與滋同

口支覆也緣因也因
謀功之心則必至於自
覆敗果必也有待於之
謀則其心固必而不化
此首為身一害而人凡
以此自喜如行遠致

莊子新編後集

悲各適一時之用不能窮所不可則有時而失有時而失故有時而悲矣解去也而夜開則
適夜不適畫鶴既冥分而長則能長不能短枝節故曰
如此故解去則悲亦猶種閭於謀身長於存國也

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有形者自然相與為累也

唯外乎形者磨風日是氣河有形質凡有形氣者未之而不礙者能無累也而風吹日累必有損傷恃

源而往所以不覺亦猶吳得越之後謀臣必遭特其功勳以無後慮遭戮是知物相利者必為害也請只

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擾也實已損矣恃

源而往者也所以不覺非不疏恃賴也損也風之與

而不知覺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特其源流

也審無意則止疏審安定也夫水非土則不安影無

者相守而自以為固而新故不住存亡不停昨日之物於今已化山舟潛遁昧者不知斯之義也故

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術也殆有意則無崖故

殆殉逐也夫視目所見聽耳所聞任心所逐若目求疏肉朱之明耳索師曠之聰心逐無崖之知欲不以危

殆其可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故無能而任

其天然夫運分別之智出於蔽府而自伐能者必致疏危亡也故雖有成功不還周給而改悔矣

禍之長也滋萃萃聚也苟不能忘知疏滋多也萃聚也

其能故凶災禍患則禍之長也多端矣疏役於蔽府自頭

其及也緣功功不伐而成疏自伐

疏已能

曰人以爲己室古今之
亡國與夫被形裁之人
相緣而無已皆不知於
此致問而已言其不問
道也

口人之行地兩足所踐
不過容許若削去其地
僅能安足則難行矣遠
遠也於其所踐之外心
有足所不踐之地則其
行也可以致遠躩亦踐
也此句以譬言下句人之
所知者能究何其所不
知者皆天也不恃吾
之所知而恃吾之所不
知則知天矣

而又招禍敗者緣テ其果也待テ又テ欲速則テ疏テ疏テ丈誠意成功
於功成不テ退故也テ不果也テ疏テ疏テ諫定於伐有

待之心其テ而人以為己寶不亦悲乎テ已室謂有其テ疏テ疏テ徒
日固久テ而人以為己寶不亦悲乎テ知能者也テ疏テ疏テ

之人心處愚暗室貴已能成テ故有亡國戮民無已テ其首有
功而外執滯如是甚可悲傷テ故有亡國戮民無已テ其身

禍テ疏テ破家亡殘害黎民數無窮已也テ不知問是者也テ
不知問禍之所由由乎テ疏テ世有明人是為龜鑑不知問テ

有心而修心以救禍也テ疏テ禍敗所由唯惡貪賤愚之至
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踐而後善博也疏テ

踐躩俱履蹈也夫足之能行必履於地仍賴不踐之士
而後得行若無餘地則無由安善而致博遠也此舉譬

人之知也夫雖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テ
天地遺萬物然後蜩翼可得知也况テ疏テ疏テ知有明暗

欲知天之所謂而可以不無其心哉テ疏テ疏テ能有其多少
各止其分則物道造是以地籍不踐而得行心賴不テ

知而能照斯以處寂養恬天然之理故老經云
有以之以為利無之テ知天テ知天テ知天テ知天テ知天テ

以為用此舍喻也テ知天テ知天テ知天テ知天テ知天テ
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疏テ此畧標能知テ

極自此以下テ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疏テ此畧標能知テ
下歷解義テ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疏テ此畧標能知テ

陰解之テ用其分內則テ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疏テ
萬事無帶也テ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疏テ此畧標能知テ

用萬物之自テ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疏テ此畧標能知テ
見亦大白也テ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疏テ此畧標能知テ

疏緣順也大順則物テ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疏テ
物各性足均平テ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疏テ此畧標能知テ

疏物各性足均平テ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疏テ
疏物各性足均平テ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疏テ此畧標能知テ

疏物各性足均平テ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疏テ
疏物各性足均平テ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疏テ此畧標能知テ

疏物各性足均平テ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疏テ
疏物各性足均平テ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疏テ此畧標能知テ

疏物各性足均平テ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疏テ
疏物各性足均平テ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疏テ此畧標能知テ

疏物各性足均平テ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疏テ
疏物各性足均平テ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疏テ此畧標能知テ

曰大信直道之理也
皆曰有矣也知此直道
之理則無疑可矣矣
大信物之定理也持
續持也總天下之物者
一之之理也持總持
也總天下之物者一
定之理也
口凡言至盡外便見
天合曰盡有天即人事
盡而天理見也猶如自
然則吉凶禍福榮辱
得喪其起要者即其精
有照其之中心自有其
把握者即所謂至理細
維是者也故曰自有在
口無物之始必有物以
始之存物論曰非彼無
我非我無所取即此彼
字故曰始有彼多造物
自然之理也曰天曰照
曰祀曰彼魚可解之知
之亦似不解不知者謂
不取以爲可知解也
惟其以不知爲知乃真
知也

疏 萬物之形各有方術蜘蛛結網之類斯其類也
大信 萬物之形各有方術蜘蛛結網之類斯其類也
大信 萬物之形各有方術蜘蛛結網之類斯其類也

信實也總至也猶而任
之各至其實斯太信也
信實持而用 盡有大 無自然者也 疏 上來七大未有不 循有照
之其理也矣 疏 循順也俱順其 真有樞 至理有極但當其
無所作也 天然智自明也 始有彼 始有之者彼也 則其解
具之理自有樞機而 故我迷而不作 則其解
疏 用之無勞指意也

之也似不解之者 夫解任彼則彼自解 疏 體從彼學而
性故似 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 用彼 疏 能忘其知故 不
不解 知也 疏 似不知也 不
知而後知之 我不知則彼知自用彼知 疏 不知而知知
自用則天下莫不皆知也 疏 而不知非知

而知者故不知而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 應物且 而不
後知此是真知 疏 萬物雖類滑不同而 疏 類滑
可以有無 各以 疏 萬物自有實成也 疏 不同
也萬物紛擾類滑不同 古今不代 各自有故 疏 古自在
統而治之咸資實道 不可相代 疏 古不從
古以來今今自存今亦不從今以 而不可以 疏 其分也
生古物各有性新故不相代換也 疏 其分也
疏 時不往來法無造化 則可不謂有大揚擡乎 擡而揚
豈賴古以爲今邪 疏 其分也

限 疏 如上所問其道廣大豈不謂 闔亦問是已矣感然
也 疏 顯揚妙理而權實至論之也 疏 闔何不也矣
若問其大推則物有至分故忘已任 疏 闔何不也矣
爲 物之理可得而知也幾爲而感若此也 疏 何無識之類
若夜遊何不詢問聖人及其罪 以不感解感復於不感
喪而迷感困若如是何爲也

闔何也是造物之理
也何不問此造物之
理又奚疑乎故曰矣
感然爲以此不疑之
理而解天下之衆而
又復欲於不疑之地
則度允乎至於大不
疑矣趙列問商泉不

口問曰問造物之理
也言欲問造物之理
以爲屋際不可也爲
無產際亦不可也謂
類類也消灰燼也言
造物之妙無所不備
不可徒視則若無物
而又宜看之故曰類
滑有實從古至今只
是一 造化言代
而用之不窮何嘗
有一毫屬類故曰古
今不代而不可以解
以此理言 言不爲
一項大議論乎揚權
展撥發揚而論之也
闔何也是造物之理
也何不問此造物之
理又奚疑乎故曰矣
感然爲以此不疑之
理而解天下之衆而
又復欲於不疑之地
則度允乎至於大不
疑矣趙列問商泉不

口問曰問造物之理
也言欲問造物之理
以爲屋際不可也爲
無產際亦不可也謂
類類也消灰燼也言
造物之妙無所不備
不可徒視則若無物
而又宜看之故曰類
滑有實從古至今只
是一 造化言代
而用之不窮何嘗
有一毫屬類故曰古
今不代而不可以解
以此理言 言不爲
一項大議論乎揚權
展撥發揚而論之也
闔何也是造物之理
也何不問此造物之
理又奚疑乎故曰矣
感然爲以此不疑之
理而解天下之衆而
又復欲於不疑之地
則度允乎至於大不
疑矣趙列問商泉不

口問曰問造物之理
也言欲問造物之理
以爲屋際不可也爲
無產際亦不可也謂
類類也消灰燼也言
造物之妙無所不備
不可徒視則若無物
而又宜看之故曰類
滑有實從古至今只
是一 造化言代
而用之不窮何嘗
有一毫屬類故曰古
今不代而不可以解
以此理言 言不爲
一項大議論乎揚權
展撥發揚而論之也
闔何也是造物之理
也何不問此造物之
理又奚疑乎故曰矣
感然爲以此不疑之
理而解天下之衆而
又復欲於不疑之地
則度允乎至於大不
疑矣趙列問商泉不

卷之七 雜論 卷之七 雜論

疑之道便是此教
語之意尚廢也
只不疑二字莊子
經出來却解出此
句以告一箇之文
可謂奇特此篇亦在
內篇

是尚大不感夫感不可解故尚大不感愚之至也是以
也不感聖知感猶凡情也且聖知之言并於凡感志
疏得又未復乎真根而不能得意忘言而執乎聖迹
責重明言以不感為大此乃欲尚
不感豈能除感哉斯又遺於不感也

莊子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